

刊叢學文

畔 湖

文 叔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了

畔

湖

文

叔

有版權

# 湖畔

叔文作

發行  
吳文林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馬蘭	長篇	蘆焚	信景	散文	方令孺
驛運	短篇	白平階	雨景	散文	方敬
湖畔	短篇	叔文	晦明	散文	柯靈
華亭鶴	短篇	王統照	狗	散文	巴金
桓秀外傳	短篇	楊剛	咀華二集	批評	李健吾
洪流	短篇	靳以	小城故事	戲劇	袁俊
石屏隨筆	散文	繆崇羣	北京人	戲劇	曹禺
羽書	散文	吳伯禱	北方	詩集	艾青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 目錄

費家的二小	一
小還的悲哀	三一
湖畔	四五
招弟和她的馬	六五

## 費家的二小

二小在她自己家中，是一盞燈，一朵花，一簇歡欣。顏色光明眩目，聲音清新悅耳，青春的愉快釀了一臉的微笑，樣子在何時節見了皆令人高興。

父親是個老農。這一家之主，田中鋤田耗草勞作了一整天之後，全身筋骨爲疲勞所浸透，帶了點兒說不分明的埋怨，回到家來時，幾幾乎快癱倒了。只消二小迎面一聲『爸爸！』接着倒茶，打水，端長凳，擺碗放筷子，在老人面前跑來跑去一陣忙亂，老農一切的委屈，在這情形下，就完全打發盡了。

家中還有個哥哥，近三十歲了的人，還是一個單身漢子。由於天的吝嗇同人的吝嗇，世界上女人縱多，許多地方把人不當人作數，這正直誠實的莊稼人，似乎就永遠不配得到一個女人。這人身體結實如公牛，性格忠厚如母牛。本地既連年水旱兵

匪迭次而來，每個人皆應蓄了精力來對付那一塊土地，每個人都得在自己一分災難上擔當一切，娶一個老婆既不是他的分，他就本本分分幫助老父親耕田種地，從早到晚勞作。口渴了，伏在田塍小溪邊，大碗的涼水喝下，飢餓了，凡是可吃的全從那張大口填進胃中去，夜了，就躺到自己木板牀草蓆上睡覺。身體性格既強健循良如一種畜牲，故從不逃避工作，也不懷疑生存，不同城裏人一樣，胡思亂想打算發財交好運，同時也不頭痛傷風害病。鎮上一百個大手大腳農人中，一百個不同的外貌，一百個心，全是同樣聽天由命無所欲求渾渾然度過他們一生那麼樣的人，二小哥哥却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這人的確可算個很好的人。那分樸素的愚蠢，同大地正相親洽。雖本鎮人共通的壞處，在這個單身青年農人性格上同時也未嘗不可以發現：有了機會，把嚴冽的燒酒灌到腹中去，全身發熱發酵時，那種酒後脾氣也真是脾氣。爸爸，妹妹，不管是誰，到了那個時節，一切粗話野話全罵得出口。那時節，平時那一分好處也完全失掉了。

但這人就並不常常喝酒。有時卽或小醉了，人還一半清醒，同誰有了爭執罵出野話時，一聽到老父親的囑咐，再經二小眼光光的望着，半嗔半勸的數說了一遍，這醉酒者便什麼話也不敢再說，只老老實實的躺到自己舖上去，一會兒就睡着了。

二小在家中是頂小的一個人，但在許多地方又像頂大的一個人，家中不止哥哥有些事情怕她，爸爸甚至於也必需怕她。父子皆爲這女孩子所懾服，二小自己也看得明明白白。爲什麼家中人得『怕』她，這總有個道理，可是她不必明白這道理。

二小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做閨女，按照本鄉風氣，未出嫁的閨女日常所做的事：燒茶，煮飯，漿洗衣裳，把青菜蒸好，晾到太陽下去晒，再揉些鹽放入大甕裏作霉乾菜，用油枯灰浸煮自績自織的麻布，回頭又拿到小河裏去漂白……真可謂樣樣來得。每日照料兩個男子的飲食以外，還得喂鷄，喂鴨，喂狗。她不苟做什麼總那麼一股精神，把一切事情作完了，便坐到小院中石礮碌上去，輕輕的唱着。爲娛樂自己，娛樂家畜，總輕輕的溫柔的唱着。

按照本鄉的風氣，一個女孩子生下地來，若果命運不派她出世時淹死在水裏，就得很早送給人家做童養媳。二小出世時本應當溺死。可是母親來不及打發這女孩子回去，自己就死掉了。爸爸懷念着母親，却把二小好好的喂養下來，在一種儼然奇蹟中使二小長大成人了。

本地習慣對於一個女孩子，不管如何爲家中所重視，到了十二三總得給定下一個人家，十五六就籌備一份粧奩，嫁給一個男子，十七八左右，便規規矩矩替那人家生養孩子了。女孩子十六歲還不出嫁，少不了就成爲隔壁鄰舍婆婆媽媽來擔憂發愁的人物了。

大家將想『姑娘那麼大了，不給打發出門，不進尼姑庵就只有嫁四五十的老癩子填房，真是古怪的爸爸媽媽。』

這種女孩子若出門到別處去，老年人望着那苗條身個子，大而烏黑的辮髮，總憂愁似的，替自然與習慣叫屈。女孩子既熟透了，應當在自然方面擔負一分義務，逃



避這義務便是罪過。照習慣說來，十六歲女孩子已不許攔在家中。這些人似乎正爲這點原因發愁。

二小今年恰巧滿十六歲，一個結結實實的大個子，一頭烏油油的黑頭髮，眉眼端端正正，身材靈活，挑水煮飯洗衣績麻樣樣都來得，又會作一手好針線，正是鎮上每個單身漢子心目中的活觀音。年輕人見她在井邊打水，走過身時總得想法子替她出點力，即便說兩句癡話。女孩子見她時，不妒忌她的便得親近她。做父母的全想有那分福氣，把這女孩子一花轎抬進屋裏來做媳婦。

由於二小體面，能幹，莊重，和氣，且那麼一包年齡還得不到一個主子，因此自然就忙壞了許多做媒的人。媒人來了一趟又是一趟，提親的去了一家又是一家，這裏而自然也就並不缺少多少本鎮上令人看來眼熱的人家。可是那個爸爸，那個哥哥，再加上她自己，不拘某個媒人上門時，其中總有一種理由，把這來人的提議打消。無論你有多少田地，姑爺生長得如何一表人材，如何俊，無論你媒人多麼伶牙利齒能

言會說，爲人古怪的費老爹那一關，首先就不容易通過。

人來時，和氣得同販牛商人見稅官神氣，一面喝着苦茶，一面談閒天，先是裝成從容不迫的神氣，討論米價鹽價，後來方慢慢轉到婚事上來。

這一方面雖繞着灣子提這件事，那方面却常常不必來人把話說畢，就提到了結論，一切無商量餘地！

來人解事的，見失敗了，爲自己留着個希望，預備再來一過，必定說：

「大伯，大伯，你聽我說，這件事就這麼那麼辦，過些日子我再來取一個信，留句話到十天半月說也不遲。」

那老爹總搖着頰白的頭顱，即刻把半月後的答復告訴來人：

「早早的我就說也得了，用不着十天半月。我告訴你：『不成！』」

那人若不知趣，還是用一種由於習慣裝成的笑容，把臉子壓得扁扁的，再來說費話，老人便不作聲，自己揚長走開了。

老爹不管有人無人心裏總那麼轉着：做媳婦的日子長，做女兒的日子短，要給人，也得過兩年再說。也許這算得是一種私心，然而天下做父母的，若果女兒乖巧解事，誰沒有這種私心。

由於老爹的固執，許多人都不得不在這老爹固執的搖頭之下，將一把希望拋去。

就因為老爹言語上那點神氣，許久總還保留到一些人記憶上，大家失望之餘，便自言自語的議論着：『老頭子眼睛生在頭頂上，只望見天上的星子。女兒還小，一百歲還小，這會子不給人，過兩年攔老了時，白送給屠戶，屠戶人家還不要哩！』

但凡認識過二小的一切人，却仍然那麼歡喜二小。一說及費家二小，對於老爹的固執不大原諒，對於二小的命運，必代為抱屈似的，用惋惜口吻來討論這個人。

『二小命不好，娘早早的撒了手，就走開不管了；若做娘的活在地面上，自己記起自己做新媳婦的規矩，也不會把個好女兒白糟塌了。』

「只因爲那古板老頭子，從不放手，好像等薛仁貴似的等着，不知將來誰騎了白馬來招親！」

……

不是那麼說也就是這麼說，費老爹聽到時裝着不會聽到。他有他的主張。爲了心上那點主張，使他對於外面人的一切議論，只在臉上挂着一絲兒微笑。人家不懂他，他也不求人懂他。

二小究竟是命好命壞，誰能判定？在這個家中，雖然窮一點，缺少種種鄉下財主的舒服，但鄉下人天生若是窮點的人，家庭又十分和氣，就從不知道什麼叫做不舒服。這家中爸爸寶貝她，哥哥寶貝她，任是什麼總把二小放在第一位。任何時節各人眼睛接觸眼睛時，總那麼溫和親愛。做事情時，一切粗糙的不是一個女孩子所能擔負的，作來臉紅氣喘時，爸爸哥哥不拘誰個見到了，總搶着去幫忙。譬如抗取大束的

稻草，背負超過一個女人所能擔負分量的紅薯，若爲了點强悍天性，爸爸哥哥幫忙時也偏不要，紅着臉把事情做完，那邊父子倆便笑着褒獎二小：『二小，可了不得，力氣快可以打豹子了。』二小一面用青圍腰揩額上的汗水，整理鬢邊頭髮，一面就說：『這也希奇！還不到八十斤，再多點也不會把脊梁骨壓斷！』雖然那麼說着，第二次的事，哥哥可搶先去做，再不許二小動手了。二小還爲那一點誇獎十分快樂，見哥哥替工，必仍然搶着去做。若那時正負稻草，也就抗了一小束，陪哥哥把工作處理完事。有時做的是一些女人所做的事，譬如切猪草，拌糠，做酸菜，在小磨石上推豆漿米漿。爸爸哥哥見着了，覺得正閒着無事，一面同二小談點本鄉故事，一面來幫二小的忙。二小見父兄兩人處理得毫不得法時，二小必同做母親的一樣，微笑着，把牙齒咬了下半，裝成生氣的樣子，攛開兩個人：『得了！得了！這不是你們做的事，你們一來就全弄壞了。好好的爲我坐到竈頭那邊去，讓我來！』爸爸哥哥互相望望，也就微笑着，規矩的坐在一邊去看二小做事了。

二小在這一家中間，事情似乎做的頂多，但一切工作皆永遠不使她厭煩。

由於早年無母與小小的就為父兄所疼愛，二小血液中混雜了兩種不同的性質：早年喪母，一家失去了主持家事的重心，照應男子們衣履茶飯，料理一切繁瑣家務，既全得二小，這份工作很早就在二小身上養成一種溫柔持重的母親品格；家裏的事並不比田裏工作輕鬆，二小能獨自不慌不忙從早到晚埋頭工作，把一切料理得妥妥貼貼。凡事由她主持，使她倒像個中年婦人，反以替丈夫兒女日夜操作到筋疲力竭為一種安慰了。另一方面呢，由於父兄的過事溺愛，二小便成為這家中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女兒了。二小雖可以把家事處置得上好，同時也仍然可以蹲在地上儘可能的裝小撒嬌，得父親來摸着辮髮，乖乖寶寶的加以愛撫。哥哥若上茶館，也總永遠像把二小當成小孩子一樣，不忘記為她帶點吃食回來。一包花生，或兩串糖葫蘆。見了二小時就說：『二小，這是你的。』二小見了，把她應得的一分弄到手時，總歡喜得同小狗一樣，站在門檻上，一面吃一面搖動頭顱。二小有事時作事，無事時，拏了小

小竹管子，屋前屋後的吹着，家中人也不說她笑她。

一家人口既那麼親愛和氣，一切生活既那麼自然，只要人不懶，天肯照應，年成不搗亂，衙門裏不派捐款，不加租稅，這家人一年四季過的全是快樂溫暖的日子。日子既過得十分從容，故眼看着別人家女兒到了相當年齡，就坐上一乘花轎，跟着一陣吹吹打打，給抬過另一陌生人家去做媳婦，爲那陌生人家操作，伴同一個男子去過活，這類事在二小看來，就毫不覺得可以羨慕。她在她那地位上，如同一個喜鵲在牠自己窠中，這個窠她住得上好，就從沒有想到過有一天她會離開這個窠同身旁的父親哥哥，向一個陌生地方飛去。同時父親同哥哥，也似乎不會想起這連結得那麼堅固的父子三人，忽然會有分別的一日。

當第一次有人來爲二小做媒時，一種冒昧的提議，竟給了老年人極大的驚訝，他完全想不到有這種事情！他想像這是人家見不得他有這麼個好女兒，要來對付他，把女兒討去折磨，故當時打發了媒人走路後，還爲這件事不愉快了半個月。後來

提親的愈來愈多，簡直叫他不耐煩起來，他就把這些人認爲「好事貪財不吉利的傢伙。」來一次生一次氣。粗聲大氣的把那些平時自以爲有點兒相熟方來做媒的人物，打發出了門，還認爲晦氣得很，非得同兒子把那人壞處說說，便不能快樂。每一個提親的人家，兩父子皆能挑些短處出來作爲拒婚的理由。家庭壞一點的自然不成。太好了一點呢，就說：「那家太好，我二小不配。」讓媒人癢了個嘴走路。

費家父子平時在任何方面待人接物皆顯得十分厚道，只有在這件事上，固執處同小氣處，把人變得異常不和氣！

五月的天氣，午後太陽晒在人頭上背上，使人開始感到一點兒烘炙。

費家父子正合力在一畦秧田裏拔除雜草，用平頭鋤開溝導水。

遠處大路上有人走來，瓜皮小帽，灰布長衫，玄青色土布馬褂。這人剛一見父子兩人，就連連作揖打拱，用大喉嚨喊：「老爹，好忙！我打你家裏來着，你家二姑娘說你



在田裏，我就找來了——打擾你，我有話來同你商量！」

老人抬起頭來，由那一頂鑲上唯一有紳士風的瓜皮小帽，就認得這個人是與德堂藥材店的老板秦三。（一個專門包攬閒事的傢伙。）當下老人放下手中鋤頭，還了一個揖，「三爺，什麼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好事！」

老農一面帶了點掩不去誠實的狡獪的望着那個人，一面輕輕的說：「好討厭的事。」

說時跨上田塍，兩人一前一後走過路邊那株大榆樹蔭下去。

到了樹蔭下，藥店老板笑嘻嘻的，滿臉帶了諂諛的神氣，說：

「我給您恭喜來着。這回別再不給面子了，烏七八糟不像樣的人家，我秦三臉再老也不會來碰釘子了。這回提的人家包你中意，不是別人，大雲集的劉財主！咬着字眼兒說過了對親的門戶時，他便把一雙小眼睛瞅着費老爹，好像探詢的神氣，

彷彿在問：「聽着了麼，劉財主！」

老爹知道這個劉財主。大雲集劉家是北鄉數一數二的土財主，也是北鄉數一數二的惡霸。平時倚勢凌人，無所不爲。靠放印子錢盤剝貧民發作起來，爲富不仁，不犯人法也逃不了天罰。費老爹聽到這個名子就極不高興，但他却勉強笑着他說：

「三爺，你在拿我開心了，我們什麼人家，高攀得上？」

瓜皮小帽以爲老頭兒有點動了，只怕自己女兒配不上。便趁勢和彩：「原說，那些大戶人家那裏把我們莊稼人放在眼拐上？這回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大爺聽說你家姑娘賢惠能幹，說：『只要人，不管門第。』這，那來的好運氣！我說：『那好辦，我去去。』如今就那麼來了。好爹爹，答應了吧……」

老農想打那壞蛋一巴掌，手已辣辣的，却伸不出去。秦三見老爹不語，還以爲他遲疑不決，便又把聲音放低放輕，半勸半誘的數說了許多別的好處。見老農還是沉沉不語，便說：「我說，老爹，你別打不定主意。你家二姑娘年紀也不小了。男大當婚，女

大當嫁，老耽誤在家裏，您也不怕背地給人罵挑女婿挑了十幾年，現在挑上一個活財神！』聲音至此更低更軟，含了不少卑鄙下賤成分。『想罷，你不趁此答應了，得一筆禮金，了一場心願，而且，那麼個財主女婿，還少得了你下半世穿的吃的？一切放心，保山在此……一切有我！』

老爹見話越說越不入耳，手伸出去了却不能打那麼一下，便搔着頭說：『不行，窮是命。』又說：『我窮了一輩子，到現在也不想靠女兒發財享福！這回多多得罪，不能答應，您回去請回上老爺說：「二丫頭毛手毛腳，鄉下人不懂得大家規矩，不敢送到大戶人家去丟醜。」得了。』

話既說得這麼絕決，秦三碰釘子不止一次，懂得這老頭子的一股勁兒，沒有辦法，下不了台，只得乾笑幾聲，自己替自己打收場鑼說：『那裏話！那裏話！老爹，您回去同你家姑娘商量商量，明天我來聽回話，這事不是當天辦得好的，慢慢的說，我們明天見！』說完又連連拱手，連老人的回答『不用來聽回話，已說到盡頭了，』都不聽，

就轉身走了。

那一個走了，這一個回到田裏，兒子問：「什麼要緊事？」

「鬼知道什麼要緊事，還不是鬼主意！」

停了一歇，二小哥哥問：

「那家？」

「大雲集劉財主。」

「喔，那個豬！看他那肥頭肥腦就不像個人！」

「是的心也不是人心。去年陳三娘上吊，不就爲欠他七十塊錢，一時還不出，硬把人家老板押將起來，哀求無門，急得人上吊！北鄉這一帶窮苦做田人，那一家不受他的害。人家女兒生得端正一點，就想方設法買去當丫頭；當丫頭，誰知道，烏七八糟！」

「狗雜種！」一鋤頭下去，因爲用力太猛了點，鋤頭落了柄。

「二小受不了這個罪，我不把她往火炕裏送——怎麼，楔子碎了？不行，家去換一把吧。」

兒子蹲在田塍上整理了一會，還不濟事，便向家中小路走去。剩下獨在田中的老爹，忽然記起另一時另一件事。

……爸爸，我大了，我養活你。我不到婆家去。我就只跟着你。您老了走不動路，我當做你的拐杖……。

多遠多遠以前的事！妻死後三年，二小的頭纔齊方桌那麼高，小辮子上還繫着白頭繩，陪爸爸上坟，見爸爸在坟前癡呆呆的抬不起頭來，這些話，就是那時從二小小小的嘴裏一字一字吐出來的。現在這久經時代塵土掩沒的記憶，又重新被爬理出來，而且仍然是極嬌極極甜密的聲音，毫不含糊，一字一字叩在老農心上。老農想到當時聽了這話，如何傷心哭泣的事。想到失去了妻子那時的一切。想到二小那時那麼小小年紀，如今一眨眼間便是十來年，二小已長得那麼高那麼大了。想到這裏，

老人笑了。爸爸真老了，二小不會離開身邊的，誰見過拐杖能同老人離開呢？

那一邊二小哥哥，手裏拿着脫了柄的鋤頭，走着，心裏想着剛纔秦三來說的那件事，心中怪不舒服。那東西也想二小！雖然明知劉財主不會派人來搶，却很想看一看二小這時正在做什麼事，這哥哥於是加緊了脚步。

那人家門臨大路，屋前有一堵土牆攔着，哥哥剛一過土牆，望到家中大門時，却看見二小正站在門口，心裏就一輕鬆——但是，不，門前土坪裏另外還有一個人！那人身邊放一玻璃櫃，手持小搖鼓，費大認得是賣雜貨的貨郎楊五，平時搖着一面小鼓，四鄉八鎮各處走動，賣一些針線，鈕扣，頭繩，同一些女人用的零碎東西。現正佇立在二小身邊，把臉向着二小，兩手交疊在胸前，同二小說着閒話，態度十分從容。二小一脚站在門外，一脚搭在門檻上，身體靠住門框，手中納着鞋底，眼睛望着活計，嘴角帶笑，在同那生意人說話。兩個人的態度全不像是纔碰頭的樣子，似乎已經談到很深很久了。

一見到這情形，做哥哥的楞了一下，站住脚，但立即又大踏步走向前去，走過兩人身邊時，也不招呼，便逕自走進了屋子。二小一抬頭望見是哥哥，連忙跟了進去，低着头怯怯的問：『要什麼？要什麼？』外邊那個人不聞哥哥回話，却只聽到一件鐵東西使勁攢在地上的聲音。看看天氣，覺得癡耽在這裏很無意思，就從地上揩起玻璃櫃，搖着小鼓『得嘯嘯嘯嘯嘯』的向大村子那方面走去了。

二小第二次問『要什麼』時，哥哥攆過一柄鋤頭，粗聲大氣的回答：『還用得問？眼睛不看我，在拿鋤頭嗎？』說完往外就走，走出門外，又回過頭來大聲說：『茶茶！』  
「水還不開哪，開了就給送去的。」二小說時似乎已經明白哥哥生氣的理由了，故回答時聲音軟軟的也怪可憐的。

哥哥聽着，鼻孔裏噙了一下，自言自語說：『水還不開，我不來一年也不會開！』說完後，眉毛縐縐，邁着大步向田裏走去了。

過一會，二小拾了瓦茶壺走出屋子，五月的暖風吹在她身上臉上，舒服得使人

難受，在遠處『得嚨嚨嚨嚨』的鼓聲，還隱約可以聽到，不知爲什麼，心上輕輕的，二小只想坐下來哭一會。但她並沒有哭，把茶壺送到田埂上，什麼話不說就回家去了。

哥哥到了田裏，原就把所見的事情說給爸爸知道了。老爹望到女兒寂寞的背影，嘆一口氣，本想再同兒子說幾句話，一見兒子赤紅火熱的臉，話到口邊又止住了。二小的影子被青青的田塍快要隔斷時，老爹心裏起了疑問：『二小怎麼的？』想到這裏，再望二小，二小已愈走愈遠。一分鐘後，轉一個灣，就給大寨上的楓樹林遮着了。

晚間，真是一個異乎平常沉悶的晚間。氣候既極悶熱，這一家尤覺得空氣不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大手，把大家的口全封住似的，一家在沉默裏吃了晚飯，誰也不願先說一句話。

吃過飯後，父親口銜烟管坐在矮凳上編排草鞋的耳子。二小心中若有所搔，把碗蓋搬到廚房去，沉沉的低下頭去洗刷碗蓋竹筷。哥哥在屋子裏來回走了兩趟，又



過廚房看看，像想說什麼又總不說，似乎感到壓迫，就走出去了。

二小望一望飯籃，剩下大半籃子飯。望着籃子，想起一件事了。走出來向爸爸說：「今天趙家二嫂子來借石磨子，我給她搬去了。秦三爺也來過，他找你，我告了他您在田裏。他見着你沒有？」

「是的，見着的。」

「聽人說宋家大院裏雞發了瘟，灌米湯可以不發瘟。」

「你一定灌過了，是不是？」

「……」

老人聽二小說話了，很想裝作平常快樂樣子，接下去多說幾句。且想把秦三來做什麼事也告訴二小，但立即給另一個念頭阻住說不下去了。於是說：「今天會要落雨，怪天氣！」

談話接不下去，顯然是這當中有了點什麼。二小心裏不好受。老人在想他的心

事，想了半天，咳了兩聲，把烟管輕輕的在凳腳邊敲了幾下，就站起身出到外面坪壩中去了。

過一會，那爸爸在屋外坪中却很溫和的問：

『二小，你一個人在家裏嫌冷靜麼？真的，我現在記性不好，想不周到，半年來都沒有帶你出去玩過。記得小時候騎在我頸上看出會的事麼？那時你看會連飯都不肯回來吃，現在有會你也不要看了。趕明兒你哥哥上城，你跟他進城逛逛去。』

聽了父親說的話，二小心裏一酸，眼水就滾下來了。隔了一會纔輕輕的說出來：『不，我不愛出去逛，我不冷靜，家裏有事做，我做慣了，我只愛獸在家裏！』所說的輕到只有自己可以清楚，然而爸爸却似乎聽得極明白。那老人想：

『她不冷靜，她只愛獸在家裏……』

第二天，天剛發白，屋後大槐樹上雀子剛啾啾喳喳叫着時，二小在牀上哼唧

嘖唱起來了。她一面穿衣一面輕輕的唱，雖然唱的聲音極低，另一間屋子裏的人全聽到了。二小一開心，於是全家都活潑起來。爸爸忘了昨天的事，哥哥也忘了昨天的事。吃稀飯的時候，二小問她哥哥什麼時候上城，去時要求帶她一同去。哥哥自然是完全答應了。於是二小又計劃進城應該玩些什麼地方，買些什麼東西：城隍廟同×街是非去不可的，平時有人進城，總托人帶東西，現在自己進城，一定得買點東西回來才對。她說城裏買綿線便宜得多，這回去一定得多買點。又要求爸爸允許她買二尺半黑洋緞。說是預備三個人各人做一雙新綿鞋過年。

二小的話特別多，提及做鞋，她就說：『將給爸爸同哥哥做一輩子鞋。』聽了這些略帶愁氣稚氣的話，兩父子高高興興走下田去工作時，各人心裏皆蘊蓄着一個意見：『二小是我們的。』鋤頭在手下也特別輕巧了。兩人一邊鋤地，一邊談話，一點不覺吃力，顯然把昨天的事情完全忘記了。但某些方面，如何能忘記？只要遠處有一點小小聲音，兩人便豎起耳朵聽，注意是不是『得嚨嚨嚨嚨』的鼓聲。他們嘴裏

不說，心裏却全忌恨這種聲音，好像這是一種魔術，一來就會把他們的寶貝帶走似的。嘴裏縱說着別的話，耳朵還時時在聽着那種浮蕩在村落遠處的搖鼓聲音。

聽了三天沒有聽到那聲音，父子倆安心了。

於是一個月平平安安的過去，慢慢的，各人也似乎把那分保留在心上的不安記憶用時間拭掉了。

這一月中，二小進過一次城，買回來些針線，花洋布，洋緞鞋面，又帶了些新鮮有趣的故事回來。城裏新奇的事物，就是二小永遠講不完的故事。這些故事在二小嘴上講起來便是一家快樂歡喜的源泉。自進城回來後，二小除了料理家中日常事務外，偷出點空閒就忙着做鞋。父親常常看到她膝頭擁着夾板，低頭在燈下錐刺鞋幫的樣子，總用憐愛的聲音埋怨：『歇歇罷，二小。你一天忙到晚還不歇，你身子是鐵打的？』

那邊於是把頭微揚，一個微笑從臉上散開，回答是：『我歡喜忙，要忙纔有趣味！』

六月裏一個傍晚，天氣悶熱，西邊天上望不見照例烘映着那一片紅暈，樣子像要落雨。費家父子在工作中流了多量的汗，一到家，就喊二小舀水，喊了幾聲不答應，哥哥一面囁咕，一面自己提了水桶走到廚下去。到灶邊前，見米冷清清的放在鍋裏，二小不在。事情希奇，這丫頭，飯也不煮，瘋到甚麼地方去了？一個不吉的預感箝制住了他，這莊稼人便失聲的叫了起來：『二小不見了！』

父親在外邊聽到這聲音，且體會到這聲音的意義，像聽到什麼不祥的消息似的抖了起來，但却故意埋怨兒子：『鬼迷住你的眼，你在屋子裏找找看！』

於是哥哥同尋小雞一樣，就各處找去，門角落，牀底下，竈下，柴堆後，倉房裏，各處找遍了，竟像這家裏根本上就沒有這個人。

『出去各家鄰舍找找看，一定玩去了，一定同誰玩去了，問問看！』

把兒子打發走去後，老年人在廚房中打着圈兒，自慰自寬的計算着，一會兒就

會回來，一會兒就會回來，回來時得罵她：『小丫頭，嚇了我們一大跳，玩也應當玩得有個樣子！』但到後來想起了另一件事情，却坐到燒火處，抱着膝頭發了癡。

過不久，兒子忽忽跑回來，滿頭全是汗，把頭亂搖着，走進門，不見老頭子，在廚房發現了，氣喘吁吁的說：『挨家找過去，都沒有！』

一句話把老頭子那點疑惑證實了，一下子就癱軟下來，再也站不起來了。兒子急得沒有辦法，嘴裏還說：『莫急，莫急，乾急沒用，我去找。』但站着却不動。

老頭子躺在柴灰裏說：『是呀，找，找，找去呀！你莫管我，做好事你莫管我。你去！去！』

兒子不管什麼，舉動略帶野蠻，連拖帶抱把這老農夫從廚房弄出，安置在牀上，就跑出去了。

再過一會，外面下起傾盆大雨來了。房裏黯黯的，沒有人點燈。雨聲中夾雜大雷，似乎正在毀滅這個世界一切。

一夜過去了，找尋二小的兒子也不見回來。

直到第二天夜半，兒子回來了，一走進門，就被一件東西絆了一跤跌在地上，罵了好些野話。

牀上那一個聲氣沉沉的問：『老大麼？二小回來沒有？』

『二小的魂回來了！』粗粗的回答且接着粗粗的笑。

聽到這個，老人一天一夜來的一點希望完全失去，在牀上哭起來了。

『哭什麼！哭什麼！騷貨還想她做什麼？醜還不替你丟盡？還哭！老子纔不念她！會跑，就別想回來，回來時，看老子攔門一斧頭，會不會砸一個稀碎。賤丫頭，不要臉的臭東西……』

『嘴裏不要這麼不乾不淨，二小平時不是這種人。』

『哼，不是這種人？不是這種人就……』

聽聽兒子說話的聲氣，雖然暗中看不見面目，却知道一定又是在什麼地方喝

過了酒，老人就不再說話了。

回家的一個，從地上爬起來，用一個很沉重的聲音倒到板牀上去，但隨即又坐了起來。牀上有一堆什麼東西梗在他的腰邊。用手摸摸，原來是一堆鞋子，一共三雙，二小預備的過年鞋。想起那天早飯時二小親口說過的話，一點忿怒的火重新在他心中燃燒起來：『要你做鞋！要你做鞋！』這漢子一骨碌爬起來，把門拉開，於是一雙新鞋全被拋到外面泥蕩裏去了。

老人明白那是做些什麼事情，并不起身攔阻，只在牀上低低的喊着：

「新鞋不要丟，不要丟，留她回來穿！」

兒子第二次倒到牀上不再說話了，老人心裏却想着二小會回來穿了新綿鞋過年。又想到那藥材店老板。又想到拐杖及許多別的事情。這老人業已有兩頓飯不會上口，他却彷彿忘掉了每個日子應做的事情了。



遠處近處雄雞已經把喉嚨伸着，煽着翅膀喔喔的啼叫了。

老人剛一天亮就從牀上爬起來，從一點點晨光中看着板牀上那一個酒鬼，全身是泥，攤開手脚躺在那裏同死人一樣。他記起了昨夜拋出的那幾雙鞋子，趕忙悄悄開了門，把那些鞋子從泥蕩裏一隻一隻拾起來，放到竈頭邊土牆上。

把鞋子攔好後，坐到燒火處矮凳上去。

『爸爸，爸爸，你會推什麼磨？讓我來，讓我來！』

二小的話在他口中輕輕的溫習着，彷彿二小就站在自己身邊。

二十二年十一月北京改好。



## 小還的悲哀

小還在一陣雜亂的語聲中走出了教室，滿心裏蘊着說不出的難過，轉了灣，仍然覺得有二十雙令人難堪的眼光釘在脊背上，熱辣辣的，老扯不斷。心裏越急，腳下就越走不快，汗水直打頭髮窠裏往頸子裏流，本來瘦削不健康的臉，到此也愈見蒼白了。

你說小還準是犯了過，給老師罰站一點鐘；做學生的，左不過是這些事：書背不出了，打了人了，罵了人了，然後又挨了老師的罵——哈，你這麼想，你錯了，全不是，全不是。

然而究竟爲什麼呢？小還今天有些異樣。別的不說，走路喪魂失魄的總很明顯。你瞧，走出校門，已撞過兩次洋車了。第三次撞在一架賣鮮棗的担子上，把籃子裏肥

肥的一些大紅棗滾了滿地，害得那個賣棗子的一面歪下身子捉捕灰土裏的棗子，一面就睜起一對大眼向小還叱罵：

『小砍頭的，瞎了眼啦？幹嗎走路不瞧着走！趕殺也——』

小還撞撥了甯子，心裏慌，本想爲那人檢了起來，不想被那人一罵，就罵糊塗了。心裏又羞又急，拔起腿就跑，在人叢中跑了一陣，書包在背後把大腿打得生疼。跑着跑着，耳朵裏聽得轟隆隆彷彿響雷聲音，已到巷口大街上了。他站住，心裏通通的跳，臉上火一樣燒着。一列電車在他面前開了過去，司機人把鈴子踏得叮叮亂響。大街上有數不盡的車子，數不盡的人。馬路兩旁擺了無數攤子，賣水菓的，賣鷄毛禪帚的，賣花的，賣瓷器的，賣橙黃色柿子同花生的。饅頭舖小夥計把熱騰騰的蒸籠蓋一掀，就拉長了嗓子喊：『噢……現出籠的熱包子啦，三大枚一個。』於是就有一個夾着空車子慢慢走來的車夫被這聲音吸引了去，放下車子，從腰間板帶裏掏出六個大子，換來兩個熱熱的包子。一邊吃，一邊又夾着空車子走了。

小還腦子昏昏的，望着街上人來人往，熱熱鬧鬧。汽車走過去，揚起了一陣塵土。他定一定神，舉起袖子揩一揩額上的汗水，他想：

「敢情是在做夢？」

可是立刻就知道不是做夢：他倒希望當真在做夢。唉，這麼多的人，這麼壞的天氣，悶熱，不下雨！

他聳一聳肩，把行將滑落下來的書包帶子位置在原位上，於是越過馬路，向對街一個小胡同走去。

胡同盡頭倒數第三家，有兩扇久經風雨顏色剝落的朱漆大門的，是小還的家。望到那個大門，仍然彷彿帶得有點害羞神氣，小還躊躇了。他怕進那扇門。就從今天起，他說不分明的對那個門有多少憎惡。只覺得有滿肚子的怨忿，却不曉得該埋怨誰。

是的，說是從今天起，一點也不錯，而且就是從末一堂課起。上末一堂歷史課，吳

大頭吳老師把鴉片戰爭的正史講完以後，照例的把手中最後一小段粉筆向痰盂裏投去，（他投粉筆同吐痰有同樣準確，全不作興在五尺以內。）大家挺直了腰幹，把書合上，準備來聽聽大頭老師的牢騷了。吳大頭最愛發牢騷，發起牢騷來總是把那個獸頭獸腦的大腦壳左右亂擺，興奮到極點時，會突然把頭停住，瞪着一雙帶有紅絲的小眼睛，呆望着前面，就彷彿他那個不可知的仇敵，就在他眼前似的。這麼樣約有半分鐘，然後又纔像猛然有所省悟的樣子，無可奈何的把頭搖搖，結束了自己的宏論，說：

「總而言之，中國是沒有辦法的，最要急的是強國強種，而強國強種的根本方法不能靠政府，要先能各善其身，靠自己！」

這一套話，正同總理遺囑一樣，在每個班上學生的腦子裏記得爛熟，也正因為爛熟，就不再有意義。但他們對大頭老師的興味却從不因此稍減，那又為的是他那個頭，正同廟會時賣的大頭和尚的假頭一樣：一樣大，一樣呆氣，一樣傻得可愛。小孩

子對假頭總是愛好的。

在平時，吳老師在講台上發着牢騷時，底下總有學生互相咬耳朵，（互相低聲）竊笑，也總有個把好事學生，善意的爲他在自己本子上留下一個體面的肖像；扁的臉，大的腦殼，眼睛是兩灣細線。下課鈴一搖，老師的腳剛一跨出課堂門，大家就一條聲唱起來：

『大頭先生，獨善其身，吃着麵條，想着餛飩。』

可是今天不同了，我說不同，是單指學生方面而言。至於那個先生，仍然同平時一個樣子，仍然是牢騷，仍然是擺頭，結束仍然用的是『總而言之』，然後『強國強種』，然後『各善其身』完事。但是下了課後，大家用眼睛把那顆大頭送出課室門以後，大家喉嚨皆好像有什麼東西呃着，那個編排的歌也無人唱了。

他們沉默在那兒，不像往常先生一出門，大家都亂嚷嚷的理書包，同猴子開了鎖似的往外跑。今天他們不，他們心裏像有個鉛塊彈壓的動不得。王純亮平常最善

淘氣的，今天也異樣。他只用鉛筆在本子上畫着『鴉片亡國』，『鴉片鬼』，『亡國奴』。他又全是機械的那末寫，像中了魔術似的。李文輝先氣悶不過，回頭向王純亮作鬼臉，照例王純亮會回報他一個的。今天李文輝一個鬼臉沒作完，看見王純亮那嚴重樣子，他把半個鬼臉又收回去了。

小孩子們到底不會在悶空氣裏活下去的，漸漸的班上起了不安，起了騷動。最初是在低語，後來終於有人叫了：

『我們聽吳老師的話，我們要打倒一切鴉片鬼！』

周連第竟爬上老師的椅子，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大字：『打倒鴉片鬼！』

於是大家喊：『打倒鴉片鬼！』聲音鬧起來了，大家理書，理筆，尋橡皮，找本子，檯板，啞啞的亂響。

魏金寶說：『我爺爺就抽大烟，可是他管得我好兇。沒法兒勸他戒。』

『我有法子！我有法子！』劉家榮這麼說着，夾着書包，就嚷到魏金寶的座位上。



去了。魏金寶是他表姐。

這其間，小還把書包理好，掛在肩膀上。他白着個臉。走到劉家榮的空位上坐下。他牽一牽同劉家榮同座的那個大學生的衣袖，怯生生的問：

「趙民德，我問你一句話。」他臉紅了。

趙民德把一管亮亮的銅鉛筆插到自己胸襟前口袋上。問「什麼事？」

「我說，假如一個人生了病，生了病才抽上大烟，那算不算賣國賊？」

趙民德爲這一問問住了，不知如何作答，這人是向不苟言的，是班裏的大哥。

「自然是賣國賊啦！」正在同魏金寶討論如何擺佈她烟鬼爺爺的劉家榮，聽到小還的話，就掉轉身來插上嘴，「一切的烟鬼都是賣國賊！是害羣之馬！是禽獸！病病不會找大夫治嗎？抽上癮，就得戒，不戒就是賣國賊！」

一口氣把話說完，看看小還臉上神氣，劉家榮知道自己說錯了話，把紅紅的小舌頭一伸，扮個鬼臉，又縮到魏金寶座位上了。

劉家榮一段理直氣壯的講演，頗引動一些同學的注意。大家都圍了攏來，聽這故事。坐在趙民德前一座的王興安，他是自始至終聽得明明白白的。他知道小還有點什麼隱衷，很想弄個明白，於是掉轉頭來問：

「李小還，你爺爺抽大烟嗎？」

「我沒有爺爺。」

「你爹爹？」

小還搖頭。

「你母親嗎？」

小還不言語了，羞愧的垂下了頭。

事情當然一看就明白，一些先前高叫「打倒」的人，到此反倒無話可說了。大家擠鼻子扭嘴的互相交換着眼色。間或有一個剛剛走來還不知道底細的人問什麼事，同學中就有人代答：「李小還的娘抽大烟。」於是問的人叫喊「打倒！」話還

木說完，劉家榮從人家肩膀上探出個頭來，高聲說：

「李小還，別難過。又不是你自己抽大烟，我們打倒的又不是你，你難過幹麼？」

「你別多話！」劉家榮一下子又被他表姐捺到座位上去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窘得李小還無處存身，猛然又聽見一個聲音：

「難怪李小還那麼瘦，血管中毒！」聲音中帶有無限憐憫。

「血管中毒，對啦，血管中毒！」另一個人和着說。

· 小還再忍不住了。他站起身來，恨不一下子衝破了屋頂飛得出去，永世不再回來。畢竟他逃出了那個屋子，在走廊中了。走過二年級教室時，裏面有一羣小孩子的聲音在唱『功課完畢太陽西』那個散學歌，聲音嫩嫩的，聽到『見了父母行一禮，父母見我笑嘻嘻。』小還感覺這是在譏笑他，更難受。

一路昏昏沉沉，走到自家胡同裏，心緒更加煩亂起來。他不歡喜這個家！自然他不怪他母親。往日裏，見到自己母親與人家母親不同，成天蓬着個頭歪在烟舖上，從

不把衣服穿得整齊一點，帶他去中央公園走一趟，心裏不自在，忍不過了時，就問：

「娘，你爲什麼要抽烟？」

回答是一聲長歎，然後：「小還，你那裏知道！娘有病，沒有法子！」

聽着那說話聲音，再聽聽那聲歎息，小還心軟了，他同情了他的母親。

遇到這樣時候，小還總不願即刻離開母親。小小心靈爲一抹憂愁所籠罩，輕輕的在他娘對面躺下，守望着那張乾枯灰瘦的老臉，覺得母親十分可憐。明知道母親吸足烟後，精神一來，那個說過又說過無數遍的父親的故事，又該嘮叨着了。這種談話在小還實在不能算一種幸福，簡直可說是受罪，可是爲了可憐母親，他總靜靜的聽，耐心的聽，一遍又一遍。也就是由這種談話的機會上，他更接近了他母親，却對那丟棄了他們母子在河南另娶了三個妾的軍人父親感到深深的懷恨。

想到這些事，小還急於要回家。他心頭一陣明亮，下了決心，他要向母親請願，請她莫再吸烟！

於是小還到家了。

在堂屋裏，趙媽接過他的帽子同書包，他興奮着，那麼一股勁，把母親的門簾一掀。

「娘！」他喊。房裏黯黯的，一股悶熱的烟味衝着他臉撲過來。他習慣了，不再乎。牀上點一盞幽幽的燈，這盞燈，在小還有生以來各樣天氣裏，從未見它滅過。他走近牀舖前，又叫了一聲娘。那個被小還稱爲娘的正口含烟槍專心一意吱吱的在抽着，淡淡的青烟從鼻孔裏冒出來。她動了動頭，含糊地應了小還一聲，仍然抽，頂開心。

小還跪到牀前踏板上，望着那烟霧中的母親發呆。

抽過了五個烟泡以後的母親，迷過一回，半睜眼睛望一望小還，露出兩列黑牙，接連打了三個大呵欠，說：

「小還，你幹麼那樣呆頭呆腦的！你找趙媽玩玩去。」說完，閉上了眼。

「不，我不去。」

小還爬上了烟舖，在他娘對面躺下來。他心裏計算着，等會子母親醒來，怎樣第一句開口勸她戒烟。他滿有把握，心裏怪高興。他想，母親疼他，會聽他話的。於是他希望了母親一眼。母親蓬鬆的亂髮下面，一張灰色的皺臉，正張着大口在打鼾。他數着：『一，二，三，』大襟同頸子底下三粒扣子總不見鈕好，焦黃的手指不時痙動一下。唉，這樣的人就是小還的母親。等等還不醒來，不耐煩了，輕輕的叫：『娘。』

不動。

再叫。

怪吝嗇的把眼睛開一個縫，嘴唇動動，又睡了。

忽然一個聲音在耳朵裏響：『鴉片鬼！害羣之馬！賣國賊！禽獸！』小還憤怒到極點，他使勁在他娘膀子上搖了幾下：『怎麼還不醒？』

『禍害！鬧什麼？睡都睡不安。』這才睜開眼，隨手又檢起烟籤。

小還生恐把千鈞一髮的機會失去，趕緊伸出兩只小手，緊緊的把那隻捉烟籤

手的抱住，哀求說：

「娘，不要抽！你爲什麼老抽烟，老抽烟！」

「唉，沒法子……」

小還不再爲這聲音打動了，心想：

「抽飽了睡，睡飽了抽；精神一來又罵父親，總是這一套！」口裏却輕輕的說：

「誰說的，許多人都戒掉了。」

「放屁！你娘吃了二十年烟，還戒？戒你的奶奶！」說完就挑起烟膏在燈上燒，燒得頂專心。

第二次抽足了烟的母親，見小還半天不言語，就伸出那只焦黃手指的手來，摸摸小還的手，摸摸小還的頭，摸完了，就啞着嗓子喊：

「趙媽！趙媽！關照你話總不聽，早晨上學總不給少爺多穿件衣裳。又着了涼！」

趙媽來了，一手白白的麵粉。那母親對趙媽使個眼色，故意說：

『給少爺加件衣服，帶他到廚房玩玩。』

趙媽會意，笑着拉小還：『少爺到廚房看我包餃子。』小還正一肚子怨苦，無處訴說，趙媽一拉，順勢就挨下了牀沿。

走到房門口，他撒開趙媽的手，把着門框硬不肯走。他想起大頭先生的話，他想起在課堂上同學們的譏諷。『烟鬼都是賣國賊。』『病病不會找大夫嗎？』這類的話又在他耳邊響着。回頭看看他娘，仍然在燒烟，仍然很專心。

趙媽第二次拉他時，大顆的眼淚從眼角裏流了下來。

『你這孩子怎麼啦？』趙媽不耐煩的說。

二十二年二月一日爲龍弟作，在北京。



## 湖畔

這一天，天空藍得分外可愛。

天空下一切，呈現着一種寂靜，安閒，準備休息的狀態；時已傍晚，天西邊，飄飄一湖湖水盡頭的地平線上，還剩下有兩三條長短不一金光奪目的彩霞，依然把湖水烘托得無比燦爛。

其時湖中游泳的人都各自回到那些小小白房子裏去了，湖畔有十七個初初來到這裏歇夏的男女孩子，都把穿着嶄新的花花綠綠游泳衣的身子浸在水裏，上半截露在水面上：嫩白的，肉紅的，褐色的，夾雜着的是一些光着的膀子，在水面舞動着，拍着水。活潑得像一羣就浴的鳥兒。一片清脆醒人的笑語聲，裝點了這黃昏以前的光景。

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有女孩子在場，男孩子們總會在有意或無意間，盡量表演着自己那點出色的本領，是極自然的事。這裏情形也如此。因為大家是在水裏，伙伴中出鋒頭的方法，最方便莫過於游泳了。一些男孩子，不單會游泳，且有能在水中作各式各樣玩意兒，博女孩子們讚歎的，他們翻筋斗，吃芥子，玩着種種花樣，好像一羣水鴨子。他們從自己行爲上得到快樂，也從行爲中得到光榮。女孩們雖身在水中，大多數還不會游泳，只帶了一種驚訝眼光，在水淺齊腰處站定看熱鬧，有時也互相撥着水玩玩，攪着手唱唱，可是只要身子一歪，便又嚇得尖聲喊叫起來。這一來，便給他們在漸息的喧嘈後繼以一陣狂笑的理由。

『來，姐姐，放大胆，只管來！』身子壯實如一匹小馬的舜英雄，在水深處那麼喊着，慢慢的游到他姐姐跟前來，『我教你，不大胆學一輩子也不會的！吃兩口水，在水上你就像鴨子一樣浮起來了。』舜英聽了他弟弟的話，心有點躍躍欲試了，可是她不敢立刻答應『好，我來學，』却回頭向那個穿綠色衣服身子小小的沙第說，『沙

「第，你學不學？」

「學！怎不學？下了水就得學鴨子！不過要叫他們扶我，別害我喝水我才來。」

「好，好！」

「來！來！大家來！我們帶她們，小心！」

男孩們都湊了攏來，一個個奮身自薦，女孩們也都興緻勃勃，不一會，便自然而然的分成一對一對，同到比較深處去了。男孩都很用心的教導，女孩子一面學習，一面還是常常不期然的銳聲叫將起來，或者把一個溼淋淋的美麗的頭從水中舉起，又復浸到水裏去。

只有海南，還依然獨自在淺水中站着，仍然一動也不動的把半截身子埋在水裏，望着衆人微笑。她不敢到深水處去，她不願要誰領她到深水處去。

她是這羣孩子中胆量最小的一個，生有一張圓而淨白的俊臉，和一條玲瓏端正的鼻子，那小得似乎有點過分但看了更叫人心疼的透紅小嘴，邊旁嵌了兩顆深

深的笑窩，永遠像在向人招手，『來，吻我。』事實上她可不大愛說話，不過烏溜溜的一雙流動的眼珠子，却代替她說了比嘴更多的話語。她年紀還只十四歲，但有十六七歲女孩子亭亭玉立的高個子，各部分都顯露出一種圓熟的徵象。這時節身穿着一件黑底間紅條的游泳背心，肩上搭了一條格子花大毛巾，短髮披散在略顯下垂的肩上，歪着那個美麗的頭，癡癡的用一半自愧一半羨慕的眼光觀看她那一羣伙伴。他們玩得實在太快樂太有趣了，看孟青太重了，一個稱捶，身子老是浮不起，老揪着成澄喊『不得了，沉下去了！沉下去了！救人，救人！』惹得大家都大笑起來。還有那醫生的女兒小碧，臉伏在水面即刻就揚起，『呀，水攢進鼻孔裏去了，可不成！』這一個說，『快快攙我，我站不穩！』那一個又說，『不得了，我喝進一升水了！』互相亂嚷着，和着嘻嘻哈哈的笑聲，不斷送到海南耳邊來。每一句話，每一聲笑，都激起海南一種情緒。她暗地裏替她們担心，又有點替自己着急。她也曾走到較深處去試過，只要水一齊胸，便感到身體被水壓迫得透不過氣來，脚也虛飄飄的站不穩當，於是她趕

忙退回原處看別人熱鬧。也間或遠遠的和她們招一招手，或把身邊水激成一道淺浪，看着牠慢慢推送開去。或拾起一枚蚌殼，玩了一會又摔掉它。

忽然有一個老外國人，穿着一件寬大的浴衣，趿着拖鞋，從小山上搖搖擺擺的走向湖濱來。站在水邊看了一會，看見一羣孩子們都正玩得起勁，只有一個海南獨自站着不動，於是他用不大熟悉的中國北方官話向她說，『好孩子，你也去幹嗎？你不去？』

海南微笑着，搖搖頭。意思說，我不去。

『不要怕，不要怕，我來幫你忙。』

海南端詳了這怪人一下，遲疑的點了一下頭（她是照例歡喜用一個動作或一種表情來代替言語的），於是那個老外國人解開浴衣的帶子，露出裏面的白襯衫和黃色短袴。孩子們都掉轉頭來看着他。大家知道這人也是昨天才來到這湖畔的，最先引起孩子們注意的是他那副醜陋得異乎尋常的尊容：他有一對凹得很進

很進的深沉的眼，誰也看不清他眼珠是什麼顏色，面部正中，却位置着一個高鼻子，高過這些孩子們所見過的任何外國人的鼻子，那麼高聳，尖銳。紅而發亮，下面却出人意外的安頓着一張紫灰色的小嘴，被一撮棧色的短鬚遮覆着。這一切，又都擁擠擠毫不調和的安置在一張瘦得不容再瘦的狹長臉上，而頂門，却是光禿禿的一片，縱然是落霞最後的一抹餘輝，也仍然照得牠閃閃發亮。腦勺後，稀稀疏疏的黏着幾根灰黃頭髮，在晚風中飄忽着。

這個時候，他已走下了水，把一雙大而有毛的手遞給海南，海南翻着一雙大眼睛望着他，畏畏怯怯的伸出自己的雙手，於是他握着她的手說：

『來，好孩子，不要怕，跟我來。水太淺的地方不好游，不要怕。』

孩子們也不教也不學了，都圍攏來看，海南緋紅着臉，小心翼翼的跟着那怪人走去，走到湖水齊胸處，依然感到那種壓迫起來，呼吸見得困難，腳站不穩，身子老是好像要搖搖地整個浮到水面上來。『唷！』她不禁喊出聲來。

『不要怕，我攙着你。』老外國人說，鬚子掀動着，『初到水裏很難受，你這麼跳跳就會好的。』說着，他兩脚便跳動起來，拿他那樣瘦而長的個子，像小孩一樣在水面上左一歪右一幌的跳着，看去委實不像，孩子們看着都笑了。於是他停止跳躍，回答大家一個淺笑。不好！這一笑，實在比哭還難看，大家不免都怔了一下。他叫海南也學着跳，海南照樣做了，果然依着水勢跳動時，脚也站穩了，呼吸也靈便了。『很好，很好，』老洋人說，『你休息一會罷。』

他把海南領回到她原來站的那個地方，讓她站穩定後，才鬆了手。

孩子們對這個怪人即刻發生了興味。正像一個太陽，所有的孩子像是圍繞着他的星球，全被他的吸引力吸住了。他走到那裏，他們便緊緊跟到那裏。他放下海南的手後，用一種西方人特有的謙和禮貌態度問大家：

『誰要我幫忙？』他用眼睛向圍繞着他的一羣孩子詢問，輪過去，環視一周，一個個都把頭搖着。輪到年齡最小的松哥時，松哥用驚奇的眼光釘望着這個古怪

的生客，出其不意的這老外國人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膀子，說：『小弟，你好，我教你。』松哥看他兩個大膀子毛毛的，正楞着，想不到這毛手會來抓住自己，不禁一個寒慄，哇的一聲喊了起來，掉轉身便抱着哥哥求救。老外國人却搓動一雙大手，溫和的笑着，笑聲格格地真難聽，聽的人都似乎不大受用，便一陣兒風遠遠地跑開了。

大家都并不怕他，可是總不要他幫忙。於是老外國人再向海南方面走來。她依然讓那外國人拖着向深水處走去。永遠是那麼笑盈盈不言不語地，只用點頭，搖頭，微笑，眼波嘴角的輕微掀動，來表示自己的意見。他熱心的教，她也誠懇的學。

這是湖上發生新興趣的第一天，孩子們嚷着鬧着，到該回家的時候也忘記回家了，及至他們的監察人周太太喊着各人名子，在寄宿舍窗口搖鈴子時，天空已泛成一片清藍，湖面已升起了一片紫霧，這才一個個溼淋淋地走上岸向寄宿舍走去。夜來湖上被一角六分滿的新月照得完全變了樣子，顯得更清雅更幽靜。許多



人乘着白色小艇向湖心划去，各處有唱歌聲和低語聲。晚飯後，海南穿一件新漿洗過長才過膝小紅點子的花浴衫，一個人走向湖邊來。迎湖在一株大銀杏樹根上坐下，湖面涼風吹着她，覺得非常舒適。她靜靜地坐在那裏享受湖上的風光。

沙地上踏踏幾聲脚步，知道有人來了，她掉轉頭，見樹後怪模怪樣走來的，就是先前叫她游水的那個老洋人。她略略欠一欠身，老人也不言語，只點了點頭，就在離她不遠的一條長石上坐下了。

他開始同海南說起話來了，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個好孩子。』接着就問她的姓名，籍貫，且照中國習慣問她有多大年紀，在什麼學校讀書，幾年級。又問她家裏有些什麼人，喜歡不喜歡學游泳。海南都用極簡單的語句答復了他。於是他又指東畫西的說了許多歐洲的風光人情給她聽，她靜靜地坐着，靜靜地聽，一直等到夜風由湖上吹來，使她開始感覺有了點寫意，湖面僅剩的兩只遊艇，也漸漸向小碼頭靠去，天地是一片靜。她站起身來，深深地向老人鞠了一個躬，飄然向小山上自己那個白

色小房子走去。她心上覺得有一樣什麼東西在生長，但却說不分明那是什麼。

日子去的很快，不知不覺間，離老外國人來湖畔時已有了一個多星期，這些日子中，海南的游泳技術，已得到意料不到的大進步。她學會了兩手伸在頭前，頭埋到水內的平游，學會了仰身浮在水面的蛙式游泳，在老外國人護送中，她并且能夠不用任何人幫助，憑自己能力游到距岸三丈多遠的水深處，又敏捷，又輕盈，姿勢也比任何孩子都好看。老外國人照例是每天來的，來時也只幫助海南一人，於是這羣孩子便有了取笑的理由，他們稱他是海南的 Old Friend。當他教海南游泳時，他們就在一旁注意，吃吃地笑，輕輕地拍水喊叫，海南雖聽得清楚，却裝着不知道，只紅着臉，用心用意依照老老人吩咐的去。

每天每天晚飯後，海南一個人坐在湖濱那棵她坐慣了的銀杏樹下時，不用約，老外國人總會跑來的。他一來，話匣子便開開了，依然稱她做『好孩子』，談這樣

說那樣。海南很少有自動發話的機會，後來，他似乎知道她不愛說話，索性不問她了，就自顧自的講下去。在他那不大熟練的中國話中，他講給海南許多聖經上的故事，又告訴她許多目擊身經的有趣事情。有時說得高興，發出幾聲格格地怪笑，有時又似乎很抑鬱，說完了必長長的歎息，面部也隨同所談的話，變動為各樣的表情。這時候，海南總是眼望着湖波，兩手抱着膝頭，靜靜地坐在那兒，靜靜地聽下去。有時候所說的她似乎不大了然，但她也從不重問一句，像一個馴服的貓咪似的，在他一旁，靜靜地坐着，靜靜地聽，直到她覺得應當回家的時候，在照例的一鞠躬後，便悄悄地走開了。

這晚上的故事，自然不久就給她的伙伴知道了，而且傳開了，於是他們便又多了一個圍着海南取笑的理由。十六歲的麗昆，是孩子中最年長的一個，她不知從那裏聽來那樣的怪話，做起鬼臉在她表妹達達的耳邊咕嚕了一會，於是兩人便撲抱了又撲抱，而且大笑起來，直笑到兩人都彎了腰，換不過氣，方才停止。

一羣孩子中，有了新奇的笑話，照例誰也不肯輕易放過，他們都追問：「說什麼？說誰？」麗昆只抿着嘴搖頭故意不肯說出。達達却指着海南說：

「表姐說，那個老洋鬼子像是海南的老情人！」於是又是一陣子哈哈大笑，把海南的臉一直笑紅到頸巴以下。「老情人」她不大明白這個名詞所含的確切意義，不過從麗昆向達達鬼祟的耳語中，從伙伴們嘲弄的眼光和這一陣惡意的笑聲中，她知道這不是句好話，她睜着一雙比任何人都大的水滲滲的眼睛，向大家望了一望，好像說：「你們全是小鬼！」於是極力裝成發怒的神氣，板着面孔走開了。走得很遠很遠，還隱約聽見他們的喊「老情人」。

此後，孩子們就再也不叫老外國人爲她的 Old Friend 而改稱爲「老情人」了。又是一星期過去，孩子們到底是孩子們，來到這湖上歇夏，各有着迷的事物：對於這老洋鬼子和海南的事，注意興味似乎也就淡薄了些。可是海南對於游泳的進步，却恰恰和這成了個反比。她學會了側游，更學會了潛水，而且絲毫也不要人幫助，

已能夠在深水中來去自如了。不過到湖上深水處去時，老洋人總得跟住她，陪她游一陣，用眼光保護她，她才敢放胆游去，不然的話，心就有點發慌，身子就划不穩。在不知不覺間，這個老外國人已經成了她每天游泳時不可少的保護人了。

兩人傍晚湖畔的坐談，還依然繼續下去，除了天氣作怪，刮風或下雨而外。

偏西日頭，把搖搖不定的湖水，染成一片耀眼的金波。湖上孩子們噤噤喳喳嘻嘻哈哈的笑語聲，比平時更響亮，更噪雜，原因是湖上當天忽然不見了那個老外國人。海南呢，沒有了那保護人，好像失去了什麼東西一般，恢復了先前樣子，把兩隻手交叉在胸前，直挺挺地站立在湖中淺水處，一動也不動，顯得有點沉悶，有點癡呆。那神氣給她的伙伴們注意到了，大家都紛紛向她投下話來：

『老情人走了，海南不敢游水了！』和類似這一類反激她的話，她聽聽并不作聲，只微微聳了聳肩，露出不屑意的一笑。見有幾個男孩子正向遠處游去，她便舉起

兩條被日光炙成棕色的手臂，輕盈地，像一片柳葉似的向湖心浮去，『我仍不弱』的心情下奮力前進，背後伙伴們喝采和拍掌聲使她更不敢示弱，更奮勇的向前。划，划，一直划到離岸很遠很遠，漸覺力量不大能夠支持時，才在水中停了一停，回過頭來，舉起手臂向大家作一個表示。——一回頭，看看自己與那一羣伙伴間的距離已經那麼遠，身邊又沒個人看守着，心稍稍地有點發慌，身子便不由自主的往一邊歪過去。但是她極力鎮定，試想用腳站立起來，但一經站起來，遙遙地足竟踏不到底。她覺得不成。力氣已不夠了，手脚有點發軟，便用一只膀子划水，掉過頭，勇猛的向岸邊游去。游了一陣，覺得去岸還遠，力弱支持不住，身子老是像要往下沉，便極力抬起頭來，喊了一聲『噯唷，不好，』身子幌了幾幌，徑一直沉下去了！先是在水淺處觀望的一羣，看到被激的海南勇敢游水樣子，還只是笑叫跳，及至見到海南真個沉下去了，大家不免面面相覷，被這意外事給忙住了。及至舜雄急忙泅水過去，把她從水中拖住，拖上岸來時，她已喝了好幾口水了。

大家都驚慌的跟到岸邊來，圍着她，很担心的問這樣問那樣。海南蒼白着臉，乾嘔了一陣，用手抹着她濕淋淋的頭髮。舜雄問她要不要一點酒，他有法子弄來。

「不要緊，」她微笑着，略帶羞愧的說完這三字後，便站起來，從樹杆上抽下她那條花格子大浴巾，揩去身上的水，默默的走開了。望着她瘦長的背影和軟弱無力的步伐，大家都不作一聲，覺得有點掃興，搖着頭，一個二個陸續下了水，一會兒也就把她忘了。

這天晚上，一鈎彎曲玲瓏的眉月斜斜地照臨在湖上，雖不怎麼皎潔，而那彎曲姿態，那玲瓏，却在這夜的湖上，另添一番嫵媚情況。這時候海南仍舊穿她那長才過膝的浴衣，垂着手，一步一步拖延慢慢的走到她坐慣了的樹邊坐下，湖波照耀着她盈盈的雙眼，她默默地坐着，環視周遭，這湖波，這眉月，這清風，一切與前一晚無異，而她的心情却似乎有點不同了。她算算，他們一夥人來到這裏已將近一個月了，假期已快過了三分之一了。

昨天，也是這個時候，那古怪的老外國人，還照例走來同她談話。不過他不像平時一來就那樣多話，半晌，才慘慘的說：『海南小朋友，我明天要走了。』海南說：『真要走了嗎？』那人就說：『真要走。』海南便不言語，沉默了。

停了一會兒，那老的才接下去說：『這次在這裏碰到你我很快樂。你們中國老話說同船過渡，五百年所修，很有道理。人本來是不容易碰頭的，正同天上的星子一樣，空間太大，在天空中也不易碰頭。一切是湊巧，想不到的。你真是個好孩子。我一見你，我就知道你這個人一切都好。不愛說話，就是你的好處。人的聰明本來不在言語的多寡。假如說話呢，也可以不用口，譬如說眼光，或微笑。我上次送你那張畫片，就是一個歐洲人用顏色告訴我們，人類最聰明的言語，不必用口說。那張畫叫做「微笑」。你同那畫上人一樣，你從不用口讚美誰，批評誰，可是從那輕微表示裏知道你一切意見。你明白誰是你的朋友，誰對你好，信任他。而且關心他。你真是個好孩子！我很少見到像你這樣的好孩子！』他微嘆着，又復輕輕的自言自語說：『可是我要走了，就



要遠遠的走了。你很快就會長大，也很快就會忘掉我的。你長大了應當做一個有用的孩子。我就要走了，到的地方就是你說的做夢也極生疏的地方，不是天國，不是地獄，是一羣人忙着搶事做，搶飯吃，忙着發明，忙着造成人類忌恨或仇殺，在那裏進歩着，却不知何所爲而那麼忙的一個地方去。我已經是一個六十五歲年紀的人，到東方那麼久了的人，你想想，多不習慣！好孩子，給我親一下你的手，我們再會吧。」他把話說到這裏時，忽然站了起來。海南也站起了，驚異的向他看了一眼。她好像看到一點自己十分生疏的東西？她有點惶恐，有點亂。她默默的垂下了頭。伸出自己的右手，老人握住了，彎下身子，輕輕的那麼吻了一下。這一瞬間她記起一個電影上的故事。待他一鬆手，海南便飛也似的跑回寄宿舍去了。在寄宿舍樓梯上，管理周太太問她：『海南，一個人跑回來做什麼？怎不和他們划船去？』海南說：『我有點兒不舒服，想睡。』她當真有點不舒服，到樓上就睡了。

銀杏樹的葉子被微風吹得擦擦作響，海南獨自坐着，想到那個熱心的古怪教

師，以及給她說的種種有趣的故事，他的深沉的眼和他那誠懇而和氣的聲調。現在到那裏去了，誰知道。想着，想着，心裏一陣難過，便蒙着了臉，輕輕的在心裏自問自說：『我難道要哭了嗎？』真的，她已哭了。

半晌，她停住了哭，睜起一雙濕瑩瑩的眼睛，來看湖上的夜景，與遠處模糊的燈火，背後一陣涼風吹來，陡然叫她打一個赤骨的寒噤。糟，頭痛得緊！她摸着頭，呀，太陽穴滾燙滾燙的！連忙扶着樹身站起來，頭很重，脚也很重，覺得實在不妙，就踉踉跄跄的走回住處去。見幾個同學在客廳下棋，勉強在旁邊看了一會，就睡了。

當晚，她的熱度升到一百零四。

在住處病了兩天，又轉到一個病院去住了五天，熱還是不退，人燒得胡胡塗塗，在第七天一清早，海南體力再也不能支持了，便在那病院裏死了。

消息傳到了湖邊，她的小朋友們一箇箇哭喪着臉，見了面，說一句話，大家就沉默了。那句話是『海南死了！』

下午大家排了隊去醫院看海南最後一面，回來時女孩子眼睛都溼溼的。大家依然沉默着。那一天大家都沒有游泳，沒有笑。

到晚上，別的歇夏團體有人在湖畔燒野火，把一個湖面映得通紅，同學在宿舍窗口邊，默然看了半夜野火。



## 招弟和她的馬

車大爹牽了那匹棕色小馬，從院子裏出去時候，小招弟簡直傷心透了。她已經試用了各種方法去挽救這匹心愛的馬。她軟言軟語懇求，她用眼淚哀告，她應許了十幾樣以後永不再犯的過失，最後還不惜鬧脾氣放賴，努力等於白費，那個狠心的爹，終於把馬牽走了。馬牽走後，她坐在門前一個大石臼上，眉際鼻間帶一種精神不屈服的倔強態度，這時候只要有人輕輕拉她一下，叫她一聲，『招弟，怎麼？』她就會放聲大哭起來的。馬從她身邊走過，還是照常動着牠那披拂長長鬃毛的頭頸，甩着尾巴，馬蹄鐵敲在石板道上發出清脆的聲音。這可憐的畜牲，牠還不知道一去就永不再回來，父親伸着頸子，鉤着腰，嘴裏嘟嘟作響，唱着秦瓊賣馬有腔無字。他把馬趕上了坡，馬脚下揚起一陣塵土。招弟看了那馬最後一眼，只見到那馴順的臀部同在

灰土中悠閒搖擺着的尾巴，轉一個灣，便給一帶高大的仙人掌遮住了。她心想，你們都去了，好好好。她需要哭哭，可並沒有哭。

『招弟，招弟，』她媽在屋裏喊，『把飯碗拿下河去洗洗。』

雖聽得清清楚楚，卻沒回聲。

『死丫頭，你還不來。看爹回來剝你皮！』

『剝我的皮，好。』她一賭氣，索性跑開了。

今天是龍街逢場趕街子日子。村子外面龍翔寺山坡上，集合了四鄉八鎮的男男女女，多老遠就聽到人羣擾攘的聲音。馬嘶，豬叫，牛車輾在多石的斜坡上隆隆的巨聲，混雜成一片。她在狹窄的黃土路上跑着，不時給一輛牛車一個抬木頭的人攔住了去路。有時迎面來了一列負重的馬，駝有松柴栗炭，她便閃在一旁站住。她仔細觀察每一匹走過身邊的馬，她在每一匹馬身上找出一種缺點，輕蔑地搖搖頭，不成，不成。沒有一匹馬能像她的馬那麼盡善盡美。想到馬，她心裏慘慘的，眼睛濕濛濛的。

其實說起來，她那匹馬也不過是一匹最普通的馬！

一年前，同今天一樣的做街子日子，父親用兩百塊老滇票（合國幣二十元）從江尾村姓李的手中買來一匹小馬，從此以後，她大哥車富便成了一個小馬夫。小馬骨相皮毛都並不怎麼出色，顏色棕裏帶黑，顯得有點骯髒，身個子又很瘦弱。初來時，在院中那副怯生生的樣子，不安的踩着腳，吐着氣，眼睛望人一副忠厚老實的神氣，引起了兩兄妹的憐愛。招弟用手指梳弄牠的棕毛，覺得馬乖得很。她聽她爹說，小馬才兩歲零一個月，不禁高聲大笑起來。兩歲小娃娃，還會飛跑！她不再是家中最小的一個了。她下了決心，從此要愛護牠。每天清晨，車富牽馬出門時，招弟便把裝滿了馬料的一個麻布袋遞過去。傍晚回來，通常是車富把小招弟抱上馬，牽馬到溪邊去喝水。有時兩人還一同帶馬到後山坡上去吃草，在那裏，招弟很高興的過了無數幸福的日月。

雲龍鎮距滇池邊約有五里，歸呈貢縣管轄。一個小小市鎮，普通叫它龍街。雖然

不過二百多戶人家，每六天一次街子，却最熱鬧不過。一到做街子日子，呈貢縣屬四十里以內，三十六個村子，村村有人趕來做交易；甚至附近各縣分，如歸化、晉寧，也都有人來。晉寧人來賣蓆子，歸化人來賣黃豆，同時買了他們所需要的回去。從昆明去晉寧一線公路橫在村子西側。村口饒有古風的牌坊上，書有『樂郊』二字，修竹翠青青的，佳樹成蔭，一眼望去就是興旺發達的氣象。小小村鎮依山環水，風景不惡。水由十幾里外大山裏兩個源泉流來，到下游一點分爲五股，整個呈貢縣，就全靠這五條深不過兩尺寬不及五尺的小小溪流來灌溉，潤澤肥沃。其中一股流到龍街山脚下後，由南而北，轉過小山嘴，再折向西，又復向南，恰恰如一條長帶子包圍了村子的三面，蜿蜒曲折，經過另外一個『可樂村』方匯入滇池。山頭不大，坡陀起伏，若順着兩旁茁長着高大仙人掌的小徑走去，漸行漸高，一帶包穀地或高粱地遮住了人的視線，以爲是沒有可看的了，可是轉一個灣，抹一個角，眼前又展開一片新天地，可看的還多哪。東南一帶，遠山重巒疊翠，羅列如一個綵色屏障，日暮時落日照耀，紫褐色



中夾雜有最大膽的粉紅色，十分鮮麗悅目。再走上去，偶爾來一片平坦潔淨的草地，坐下去躺下去都很好。若回頭望望，北面正對準一里路外蜿蜒在半山的呈貢縣城，這城子一大半在山上，一小半在平地。山上有雜樹林和灌木林，房子却寥寥無幾。主要的街市同人家全在山下。離城不遠，山頂上有個小小白塔同方形望樓，熨貼平安，嵌於藍天邊際。向西望去，遠遠的在若干村落樹叢間，閃耀着一帶白光，那就是西山下有名的昆明湖，又稱『滇池』。本地人叫做『海子』。再就近看，龍街二百戶人家，錯落密集在坡脚下，半爲翁鬱的林木所掩。村落僻靜的一角，栽了許多梨樹，春天開花時，白茫茫一片，如霧如霰。村外一帶水田，一直展延到羣山那邊，春天種麥同蠶豆，麥熟時，太陽下一片耀眼的金黃。催春鳥叫喚着『快割快割』，於是農忙來了：割麥，打麥，放水，犁田，播穀，插秧，整個平靜的田野，便熱鬧起來，活動起來，到處都生氣洋溢。

招弟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長大的。她生長在一個破落的農家，雖然是最小的女兒，却並不受寵愛。她像雲南所有鄉下女孩子一樣，終年在頭上戴頂退了色的繡

花帽箍，眼睛亮，鼻子尖而微上翻，有一個很美麗的下巴。皮膚顏色很黑很黑，手也黑，脚也黑。後腦勺短撇撇的翹着一條小辮子。長年光赤一雙脚，走起路來一蹦三跳，從不肯安靜。當她不高興時，就把鼻子皺成一種怪樣子，又嫵媚，又淘氣。雖然才九歲，已經學會了做許多事情，自從去年她姐姐出嫁後，她於是便在家裏正式負起一部分責任：洗衣，燒火，掃地，爬草，拾糞，認真起來簡直不像個小孩。可就是作事不大有耐性，比方說，你要她揀一籮黃豆，或用鍋鏟刮一堆高粱，坐不上半個時辰，不耐煩了，只等媽一轉身，眼不見就溜走。（要是她願意做的事，自然不在此例。）她喜歡被派出去守秧田，摘蠶豆，下溪摸魚，上街買菜，常常還闖點小禍回家，被人家罵上門來。實在說，這樣的孩子在家裏是不會討人歡喜的。母親只愛大哥同姐姐，並不疼她；父親除了整天倒在烟鋪上過癮，多半時間花在村子裏攪閒事管閒事，不常在家，更顧不到這個小女兒；只有在他「肝火上來」時候，巴掌同棍棒倒是常常照顧到這個小人兒。招弟在家裏，有一個人還把她當人看待，對她親熱，聽她說話，是她的大哥車富，至於

她在父母眼中的地位呢，正同那條大黑狗不相上下。她二哥車福，遠在宜良一個開理髮鋪子的舅舅處當學徒，輕易不回家，更與她不相干了。

她討厭父親，不喜歡母親的嘮叨同苦臉，那兩間黝暗，氣悶，帶有烟味同霉味的草屋，也不能令她歡喜。她的家庭，有意無意間總像在拒絕她到大門以外，可是天地却接受了她，自然用光明，溫暖，芬芳嬌養着她，像一棵自生自長的小栗樹。她受不了風和雨露，陽光同泥土。她在家裏，不單討厭人討厭房子，就連那條大黑狗也令她憎惡。每當她端起飯碗時，那隻永遠在飢餓中的黑狗，總窺伺着她，一不小心，碗頭上一點菜蔬，閃不知就給那畜生刁了去，她不得不提防，常常一面呼叱着，一面用腳來踢牠，還把飯碗高高的舉在頭頂上。有時這死狗涎皮，還得爬到大石臼上去站着，方能吃完她那一頓飯！由於保衛自己，她常常毫無慈悲的把大黑狗打得銳聲直叫。正因爲在家裏缺少慈愛，把她變得非常機伶懂事，一雙烏溜溜的黑眼，隨時都在探詢別人的臉色，她膽量很大，什麼也不怕，可是什麼都提防。也正因爲缺少家人父子的慈

愛，做什麼都熱愛着：愛吃，愛玩，愛笑，愛鬧，一切有趣的人和物她都愛。推而至於一切畜類家禽，一隻燕子，一粒小甲蟲，對於她正和人沒有什麼大分別，可以花整整半天的時間同她們逗留玩耍。一羣孩子聚攏在一起玩時，她照例吵鬧得最厲害，嗓子頂響亮，全身活溜得像一條水蛇，一身都是勁。如果有人欺負了她，不管是大人小孩，她有本事把人家罵得哭笑不得，溜之大吉。總而言之，這是個充滿了生命力的小東西，她身體裏正有些東西待梳理，待發展，待疏濬。

正當那個時候，家裏添了那匹小小的棕色馬，這一來，她可有事情做了。她差不多把她全部精力都寄託在這個比她自己還高大的動物身上，全然像個小母親。她變得溫柔多了。她自告奮勇，擔任下照料牠的一切；切馬草，給馬黃豆同煮熟了的蠶豆殼吃。清除馬糞，爲馬撲打那揮之不去的牛蠅。村子上的人，常常見她拿一把斷了一半的大木梳，小心小心的梳理着馬尾同鬃毛，總愛一半認真一半打趣向她說：

「招弟，你的馬給你收拾得體面多了，才幾天功夫，就上了膘，毛也光鮮鮮的；我

看，招弟，你明兒到人家做媳婦，什麼不要，就問你爹要了這匹馬賠嫁，騎了馬回娘家多好！」

話這樣說她是歡喜聽的，因為她正希望人家誇獎她的馬；可是說到做媳婦賠嫁，她可不樂意。她就不會想到會卸下帽箍，梳起髻子，像姐姐一樣，到一個陌生人家去做媳婦。她皺了皺鼻子，說：

「招弟才不做人家媳婦呢。這馬本來是我的。」

「好好，招弟長大了不做媳婦，招弟要上五龍埠復興庵做尼姑去。」

「你媽才做尼姑！我就看一輩子馬。」

「好，你看一輩子馬，馬老了成精怪，你騎上天去見七仙姐。」

「我就騎上天。我還要帶了蠶豆同黃豆去種，喂馬吃。」

惹得大家都笑了。

要是她正同車富在一起，他們的話可長了，一個說：

「這馬真肥了。」

另一個就說，「是的，比來的時候俊得多。」

「你看牠一身毛，光滑得就像綢子緞子，像外國來的嘍囉呢。」那哥哥微笑着說，他的手掌平平的在馬背上滑過，柔軟的感覺使他心中異常舒適。

「我們村子裏，就找不到一匹馬，有牠這樣好看的長尾巴。」

「我頂喜歡看牠跑，四個蓋子蹄。又輕又快，在地上翻，真好看。」

「牠又乖，從來不生氣。」

「這匹馬給委員長騎去打仗，都不寒傷。」

「那才要得呢！」招弟拍着手說。忽然記起了什麼，把眉毛聚攏來：「今天那兩個回子放學回家，他們笑我「禿了頭的兒子自己香」，又說我們的馬是一頭蹩腳馬，不值錢，還當活寶貝。我狠狠的罵了他們一頓，把他們罵跑了。」

「要是我在家，我一定拿鞭子抽他們！」

這哥哥是個十七歲的男孩子，細高身材，穿一套藍布褂袴，腰束寬布腰帶，狹窄的臉上常露笑容，眉目間帶有點女孩子氣。他是和善的，馴良的。在家裏是個得力人，農忙時家中種田，平日就出去趕馬。爹媽都疼他愛他。

招弟聽他哥哥要抽打那兩個小回子，她從心裏高興了起來，「下回他要褒貶我的馬，一定不放過他們。」於是他們倆又繼續說那馬，誇獎牠，愛撫牠，想種種法子，怎樣把牠喂養得更好一點；又把牠比做這樣那樣高貴體面有身分的東西。那頭本來並沒有什麼出奇的馬，有時自顧自的嚼着青草，不睬他們；有時一動也不動，豎起耳朵，用他那安詳的眼睛，望着這兩個小獸子。兩兄妹說的一套癡話，若聽得懂，一定非常吃驚。

後山坡上是他們常去的地方。居高臨下，雲天空闊，脚下一片淺草，細茸茸的，間有紫羅蘭同不知名花朵開小小白花黃花。山頂疏朗朗排列着幾棵郁加利樹，把牠們細而長的枝幹直聳入天空，就彷彿牠們願意伸出手臂，去捕捉那輕輕滑過的

白雲一樣。四下裏村莊悄悄無聲，田野也靜默着。間或有一架飛機，在藍空中盤旋一周，隨即飛去。村前偶而有鈴鐸聲傳來，清新悅耳，那是駝米搬柴的過路馬匹。微風像個貪玩的小孩，時而在樹梢枝葉間玩耍，時而又掠過地面同小草遊戲，有時且玩弄着馬尾，撫摸着招弟的小小手臉。這裏原本是他們兩兄妹的天下，可以玩任何遊戲，上天下地亂說話，絕無人來干涉。即使有個把荷鋤挑擔的走過，也互不驚擾。頂熟的人才打個問訊：『你駕請過飯不有？』『吃過了。』人走遠了，仍然繼續他們的遊戲。有時他們淘氣起來，下了坡，爬上樹去，把人家的梨子偷吃一個飽；風來了，雨來了，他們也不怕，常常渾身淋得精濕，率性下河去摸魚，用草繩提了一串小魚回家。有時他們傍着一堆荒墳坐下，墳前有一些高高的柏樹；招弟磕着葵花子，聽哥哥敘述所見所聞。那小馬，一面吃草，一面信步走去，待走到很遠很遠時，忽然像記起了什麼來，掉轉頭，一頭跑，一頭跳，全然像個小孩子，跑到主人身邊，把那張長臉伸到他們面前，用大嘴觸一下兩人中任何一個的衣袖。於是放心了，就慢慢的走開，向更遠處走去。



每天黃昏這一段優美愉快的生活，差不多成了招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是雨季，傍晚時還依然大雨如注，她被逼蹶在家裏，便悶悶不樂。如果這天車富趕馬送客人過激江，當天不回來，招弟想念她的哥哥和小馬，必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時時向公路邊眺望。喪魂失魄的，什麼事不想做，必得等第二天，把那一對僕僕風塵的人和馬接到家，她這才快活，如夢初醒，又活潑張羅起來。

.....  
.....  
.....

一連幾個日子，車富爲點事情忙得如磨盤，團團轉。五天以後才得閒，招弟方有機會仍然同哥哥到後山去放馬。車富對招弟說：

「招弟，可惜你是個小姑娘家，不能去打仗；我呢，要是爹爹放我，我就去當兵。」

「可是你不放馬？」

「什麼放馬放牛！等我做了軍官，牽了這匹馬去，配上個洋鞍子，把鬃毛剪得短短的，雄糾糾的，我也打扮起來，到火線上去！」

「炸彈來了呢？」

「馬跑得快，炸不到頭上。我要跑到陣裏去，搶一尊機關槍。還要搶根皮腰帶給爹爹。」

「那好，我也跟你去。馬，你，我（她用手數點着）我們三個一塊去！」

「你是個女人。軍隊裏那要女人！」

「一樣是人，我要去。」她抓住腦後那根小辮子，「吧嗒，剪了它，不是同你一樣了嗎？」

「你太小，去不了！」

『你騎馬，我也騎馬，我們騎在牠身上一一起去，你，我，牠，大家一塊兒去。』

哥哥想了想，『你不怕你就去，可不許哭，大砲厲害！』

招弟很肯定的說，『我不哭，我不怕，你做官，我做你馬夫，替你看馬。』她覺得這末事情已經說定妥了，不再翻悔，只差上路，所以高興得很，拍着手，跳跳躍躍，拉住那小馬親暱的說：

『我們三個一塊打仗去，你想好不好？』

那棕色小馬睜了大眼睛望着她，把兩個毛茸茸耳朵搖了一搖，嘴裏長長的噴出一口氣，好像說，『那當然好。你，我，他，好，好，好。』便又鉤下頭去吃草。這種表示，招弟竟覺得很滿意。她認為這是完全同意合作的表示。

三個月以後，車富當真入伍當了新兵，在大佛寺受訓，離家一里多路。軍營裏管束嚴，除了禮拜天，不能隨便回家。有時來家匆匆一過，招弟便覺得非常歡喜。他已經

脫下了鄉下孩子的衣袴，穿一身藍布軍服，頭戴藍布軍帽，赤脚草鞋，大步大步走路，精神得很。他來了，招弟覺得十分高興，他一去，招弟便有點寂寞，不大習慣。東走走，西走走，好像什麼事情全沒有她的份，心裏不快樂，便走到小馬身邊，對馬輕輕說話：「等着吧，不要着急。等大哥做了軍官，你，我，他，就可以一塊去打仗了。」她已經開始有了些心事，想極力隱瞞家中人，唯一能聽她訴說的，就只有這匹馬。小馬自從車富人伍後，沒有正式工作，精神不免日見萎靡，彷彿也懂得現在只有招弟才是唯一能保護牠的人，對她非常親熱。一見招弟走近身邊，必用一匹馬所習慣的方式，來表示牠心裏的快樂和親暱。

小馬一閒下來，招弟的爹爹同鄰居談家常時，對於這匹馬的意見，自然不大好。總以為留在家裏無用，費草料糟塌糧食，太不上算。有人要，就把牠賣去。招弟順風耳，聽到這個話，心裏必『咯』的一跳。爹爹的意思，倒未必是愛惜糧食，只因為聽人說禁烟了，雅片烟會長價，得一筆錢，多買幾兩烟土攔在床脚下，有備無患。

招弟想，「爸爸真是個怪人，山上遍地長草，一匹馬能吃得多少。你管不了我來管，我包你喂得牠肥肥的。」

有一次，爹爹又同媽提到賣馬的事，招弟就插嘴說：

「爹爹，你說話是真的假的？哥哥歡喜馬，我也歡喜馬，還是不賣好。」

爹爹說，「拿什麼喂牠吃？」

「吃黃豆，吃糠，稻草……」

「人都沒有吃的，喂馬吃賣牠來做生意，原指望一天賺個一塊兩塊，你哥哥當了兵，你又小，不能跑車站，要馬在家裏做老太爺？我們那養的起牠？」

招弟說，「那我來養牠，幫牠找吃的。」

母親說，「好好，招弟，你養得了你就養。」

這種談話當然沒有結果。爹爹既是個烟鬼，凡事就馬馬虎虎，說過的事不一定能做。可是招弟年紀小，很認真，說了算數，從此以後，她成了這匹馬的保護人。白天把

馬養上山吃草，有空便四處張羅馬料，豆桿，豆殼……總不讓馬挨餓。然而這地方巴掌大塊土地都有主人，地上所有照規矩不能隨便拉扯，所以到後來，招弟還是把家裏東西拿去喂馬。母親看見不高興，就咒罵她。招弟有種責任感覺，放不下心，你罵儘管罵，她不能讓馬挨餓。

秋天來了，山上山下好些樹木開始掉葉了。郁加利樹的表皮，也在剝落，招弟一得閒，就揀了小小背籬，沿公路拾取落葉同樹皮，有時還一直爬上樹梢，剝取那已脫而未落下的樹皮。成績既不錯，就以她的所獲，向人家換一小細稻草來喂馬。這樣日子自然是難持久的，那馬飽一頓餓一頓，不免一天天瘦弱下來。終於有一天，父親看不過意，下了決心，要在第二天街子上去賣掉牠。他的理由是，這馬再瘦下去，會忽然死去，只好剝馬皮賣，一張馬皮能賣多少錢？現在這樣子，大約還可賣他一百來塊中夾票，凡事得趁早！爹爹這幾日口袋空了，癮過不足，脾氣自然很壞。他謊招弟賣了馬

買兩口豬，過年好殺來醃臘肉吃。招弟不相信。她不同爹爹理論，還以為話說說不會成事實。可是依然有點不放心，趕忙走到屋外去看看那匹馬，摸摸牠，回來向爹爹說：

「馬真乖，就只會說話。牠什麼都懂，什麼都吃。」

那父親吼了起來，「嗨嗨，我的小姑娘，你吃飯就不要做別的事，整天伺候這個四脚畜生！牠什麼都吃，吃來吃去，吃到這三根筋樣子！一年半載等你當真把牠養上了膘，我們一家子都該餓癟了！」

招弟記起母親的話：「你不吃黑飯，一家人不會癟。」她不作聲，走到竈邊去燒火。爹爹在街上正同保安隊副爺拌了一次嘴，發作不出一口氣悶在心上，知道招弟不樂意，就故意對招弟的媽說：

「這個年頭東西樣樣貴，日子那是人過的！我要賣馬你不讓我賣，捨不得，我還要賣人！把招弟賣到省裏去給上海人做丫頭，得個一百八十，救救娘老子兩條老命。人家會說，車大爹，你有福氣，二十四孝多一個，你招弟是二十五孝！老娘子，你說好不

好？」

招弟媽知道這是逗孩子玩的，正因為招弟性子野，野鴨子滿天飛，平時不大歸窠，找她做點小事也找不着，所以順口說：「賣兩百塊錢，怎麼不好，還還債，讓我們過一個好年。」

招弟向她媽說：「我纔不做了頭！我不進省裏去。我要……」

「不進省往那裏去？」

「我要同大哥打仗去。」

爹爹聽了這種癡話，笑將起來，把個瘦光頭幌着：「打仗去？拿我這枝烟槍去打你小娃娃，搯死沒有一燈盞血，四兩力氣捉麻雀，拿烟槍也拿不動，打仗去！」

招弟說：「我同哥哥去，他答應了我。」

「我要打死他們。水桶大的炸彈我也不怕。」

「不怕他們，他們可怕你；怕你哭。」



「我偏不哭。」

「不哭那很好。人小志氣大，點女狀元。」

門外有個人嘶喉嚨叫：「車大爹，車大爹，吃了嗎？玩去！」

車大爹答應一聲，「唯，老夫就來。」一面唱着「師兄弟不要愁，只要老君太極圖。」帶起他的大水烟筒，耗子似的溜出門去了。

到夜晚，招弟睡不穩，在半醒半睡中，馬在院子裏躁腳，聽得很分明，好像在說：「招弟，招弟，你也睡不着覺？大爹不講道理，狠心要賣我給城裏張屠戶，剝我的皮。人真無良心。我不願意。你願意？你真願意？」

招弟當然不願意。想起來看看，却不會起床。

黎明後，雀鳥在屋外大樹上喧噪着，她有心事，一骨碌爬起來，就去看她的馬。

吃早飯時，招弟捧了個土碗，在馬身邊一面端相一面吃。

車大爹把飯吃過，抹抹嘴，就預備牽馬上街子。招弟一看情形不妥，攔住了她爹。

爹：

『不成，不成，這是我的！不能牽我的馬去賣！』

車大爹火上了心，『小東西，你的馬馬是你偷來的？買來的？只有滿灶上爬的灶馬，滿溪裏飄的水馬，才是你的！』

『不成，不成，你說過歸我養，你不能賣牠換洋烟吹。』

話說到爹爹心事，惹得他發了脾氣，雜種小鬼亂罵起來。招弟罵哭了，還是不讓爹爹把馬牽走。強說不成又軟求，依然不能打動爹爹的心。母親正拿了筲箕拌糠皮喂雞，不作主張；眼看到父女爭執，東風西風護誰都不是，又怕大爹把馬牽去當真換烟吃，可是膽子小怕事，不敢說一句話。

於是馬當真就牽去了。

招弟癡着，不願聽母親的話，向汽車路跑去。一肚子委屈，預備去告訴他哥哥。穿過汽車路，又在田畝間走了好遠，才到大佛寺。看見四五個壯丁，正在廟前柏樹底下

攀槓子玩。她站得遠遠的，看他們一個一個輪流像猴子似的翻玩。看了一會，她走攏去，眼淚同鼻涕掛在臉上。

壯丁中有一個問她：「小娃娃，你哭那樣？」

「我要找我哥哥。」

「你哥在那點？」

「就在你們這裏當兵。」

「叫什麼名子？」

「叫車富，是我大哥。」

「車富我認得，我認得。你等等，我替你找他去。」那個壯丁進廟裏去了。

不一會，車富大踏步走出廟來，一面下石坎，一面就問招弟，「妹妹，你來做那樣？」及至走到身邊，見招弟眼睛紅紅的，不知何事。招弟一看見哥哥，就抽咽起來。車富說：

「哭什麼？那個打了你？」

招弟慘慘的說，「爹爹把我們的馬牽去賣了。」

車富獸了一下，抓住招弟兩手，拉她坐到一個石碾子上去，「馬賣了就賣了，值得哭？」

「我們沒有馬了！」

「沒有馬算什麼，家裏還有個大狗！」

「我不喜歡那隻黑狗，頂討人厭嫌！你不是要去打仗嗎？不要馬騎？」

「我打仗不一定要騎馬，我們走路去，大家都走路。」

「走到那裏去？」

「遠得很，在山的那邊那邊。」

「山的那邊，走好多好多天嗎？」

「是的，走好多天，好多月，過河，過橋，走到一個地方，我們又訓練；完了，再換一個地方，再訓練。」

「爲什麼要訓練那麼久？」

「他們厲害，不訓練那打得過。操練好了，我們就上前線，爬在壕溝裏面，對準了他們的腦殼，砰砰砰，一槍打死他一個。」

把招弟說開心了，偏着個頭問，「真的嗎？」

哥哥說，「吧噠吧噠，一槍一個，當然是真的。」

「那你幾時去呢？」

「下個月就要去。」

「你去了，我怎麼辦呢？沒有馬，我當不成馬夫了！」說時，招弟幾乎又要哭起來。

「你先別哭，要去去得成！等我先到前線去，打死他一個官，搶匹好馬來，你當馬夫。我一定要搶來。」

聽了這話，招弟稍稍高興了點，一絲微笑現露在她的脣角；後來，她又嘆一口氣，說：「爹爹真蠻不講理！」

「別那麼說，招弟。爹不好，一天吹洋烟，不管正經事，可是你不能同他鬧。他脾氣大，你鬧，他就打你；再說，你是小孩子，要聽大人說話，哥哥打仗去，你一個人在家，要乖的，孝順爹媽，我才歡喜你。」

招弟點着頭，「爹爹說我是二十五孝！」

那哥哥不聽清楚這句話，又說：「招弟，你回去吧，看媽找你。告訴媽，我們不久就要開差了。我要回來看你們。」

招弟正要回家，走不多遠，聽到廟裏有人吹喇叭，就又掉過頭去看，只見大哥車富三脚兩步，跨上石級，走進廟去。她想，「真像個軍官。」一路向前走去，忽然又聽後面有脚步聲，原來是車富追了上來，「拿這個去吃，好吃！」把一個拳頭大的熱熱的鍋巴團子，塞在招弟手中，方站在那田坎上看招弟回家。

第二天，招弟一早起身，見空落落的院子，只剩下個她平日爲小馬拌糠拌料的槽盆，心下十分淒涼。忽聽遠處有馬嘶，那嘶聲分明就是她自己那匹小馬的聲音，心

中一動，趕忙拔腳就往屋外跑。跑過橋，跑過河坎，追到村子口，才認得出原來不是她的馬，顏色雖差不多，比她的馬可壯多了。一個老頭子牽了牠，正要往南門口去做生意。招弟想：『我馬賣掉了，會在南門口。』於是她放開步子跑起來。跑到南門邊，吊在城牆根十幾匹馬一頭一頭看去，沒有她的小馬。她又跑向東門，還是失望。招弟各處找不到她的馬，才垂頭喪氣回家。

當天黃昏，夕陽照在山坡同樹梢上成淡黃色，光線柔和而靜穆。村子裏有人唱歌，聲音十分纏綿。招弟一個人走到後山去，站在那些柏樹底下發楞。過路的喊大爹從田裏回家，鋤頭上掛了個水壺，知道賣馬事，就問招弟。

「招弟，你的馬呢？」

「給爹爹賣掉了。」她的聲音極軟弱。

「你爹爹也是……怎麼讓他賣？可憐，沒有了馬，招弟，你不能放一輩子馬了。」

一大滴眼水凝聚在她的眼角上，她強自支持說：『我哥哥要打仗去，他答應幫

我搶一匹好馬。」

「你哥哥就要去了嗎？」

「是的，他就要去了。」

威大爹走遠了，於是招弟低下頭來割草。她割了一大捆青草，用小兜揣在背上，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一進門，就把背上那一捆青草往院角裏一堆，那母親正用一根木棍在打狗，一面嘴裏咒罵：

「死狗，死狗，你作孽作怪攆小雞，再看你攆小雞，我打死你！」

那隻黑狗一面嗥吠着，一面夾起個尾巴，匆匆逃到屋外去了。母親回頭看見招弟，就說：「嗨，招弟，你還記得來家？我問你，你是瘋到那裏去了？年紀已不小，整天摸不着辮梢子，瘋瘋癲癲，吃完了飯，鍋不刷，碗不洗，就出去野！馬已經賣了，人家早殺掉了，宰了，剝了，爛了，吃了，找這些青草來有什麼用！我看你皮作癢，少不了你爹爹一頓打。」說完，就拿那打狗的木棍，在招弟腿上重重打了兩下。



招弟抱了一大抱青草回來，看不見馬，心裏已難過萬分；又挨了她媽兩棍子，十分委屈，就走到灶下，唏唏呼呼的哭了起來。

正哭着，忽然聽到哥哥的聲音：『媽媽，我回來了。我來跟你駕同爹爹辭行。隊伍明天要開出去。』招弟停止了啼哭，在暗處望着他的哥哥，只不做聲。她看見他跨進門來，穿的是一套新軍服，戴上軍帽，好看得很。他說話聲音很響，身體堅實，一舉一動都很有威風。三個月的訓練，把他完全變了另一個人。招弟媽說：

『怎麼說，就去了嗎？』

『是的，明天就走，到干海子去受訓歸隊。爹爹不在家嗎？』

『他吹足了洋烟，精神好，東家長，西家短，少得了他？車富，你想想看，家裏統統就兩弓田，一斗五升包穀地，你爹爹又不管事，樣樣貴，這日子怎麼過？現在你又要走，我一雙手，擋得了什麼？』

車富說：『聽招弟說，爹爹把馬賣了。』

「誰說不是，賣了一百三十塊，買了五兩土，花去七十五，我硬吵着鬧着，才還了。闍子上李五嫂四十塊債，剩下十五塊，死也不肯掏出來。還說呢，要留點本錢做生意。做生意，不是吹了完事！」

婦人歎說着，傷起心來了，扯衣襟拭淚，走到水缸邊去了。

哥哥嘆息着，「媽，你駕莫心煩，熬兩年看，等我在外面發作了，你駕就有福享。我去了，招弟長大是一把手。」他在屋裏四下一望，就問他媽，「妹妹呢？」

「你問她，正發牛脾氣呢！」母親把嘴向灶下一撇。

那哥哥走到黑暗一角，向招弟粗聲粗氣的問：

「招弟，你做什麼，這麼大了，不害羞？」招弟聽哥哥的聲音，雖然很粗暴，却有感情，好像那聲音是一隻手，一直撫慰在她的心上。她舒服多了。她問：

「大哥，你真的要去嗎？」

「真的，明天就走。」

「別忘記幫我搶馬。」她輕輕的說。她笑了。不知爲什麼，忽然高興起來。她想起水桶大炸彈，蓬的一炸，剩一條腿。

翌日清晨，乳白色迷霧迷漫了整個村野，下田的人咫尺不能見對面人的臉孔。那霧氣非常濃厚，固執地黏附在各處山坳裏，田畝間，小溪上。招弟記得哥哥的話，一清早就衝犯霧氣，跑到南門口白石橋上去等候。過不久，就聽到多老遠有軍號聲音，唱軍歌聲音，由遠而近，幾百張嘴裏發出的歌聲，連合起來，就像初夏暴雨以前由遠而近的雷鳴，又雄厚，又驚人。那種熱烈的歌聲，叩在招弟心上，她覺得又快樂又難受。小心子砰砰的跳着，淚水含在她的眼眶內。不久，歌聲止了，整齊的脚步聲，『插，插，插』漸行漸近，她看到那些由霧氣中出現的青年兵士，穿戴一樣的綠色軍帽軍服，四個一排，一隊一隊的從身邊走過。人都雄糾糾的，每個人臉上現出愉快活潑的朝氣。招弟留心看他們，有好些平日是認得的；有些還是趕馬的，打豆腐的。在隊伍中終於發現了她的哥哥。只輕聲喊一句『哥哥！』就被感情封住了。她滿心歡喜，跟在他旁邊

奔跑着。她注視哥哥的面孔，她說，『大哥，大哥，你真威風，真像個官！』車富不作聲，只對她微笑示意。招弟跟這一隊人，跑過東門，又跑上山，她的富有彈性的赤足，在潮濕的泥土上翻滾着。太陽露出他最初的光芒，霧氣逐漸淡薄。招弟已經跑得遍身是汗，喘不過氣來。她爬上山頂，跳在一塊大石頭上站定，望着那一隊一隊青年戰士，一排一排從她身邊走過，又一排一排消失在迷濛濛細霧裏。末後她就哭了。

日月交替，田畝間黃澄澄的穀子，已沉重地垂下了頭，又到了收穫季候。田野間，到處是人和牲畜來來往往。大水牛拖着滿車稻草，一步一步在石頭路上顛躓着。趕車人的鞭子，在空氣中呼嘯着，劃出一種鞭炮的響聲。瘦瘦的馬和小小灰色驢子，沉默在場地上拖着石碾子。轉穀子的風車，擱在大坪裏，終日不停的旋轉着，隆隆的吼着，吐出穀子吐出糠殼。打穀子的聲音傳遍了全村全野。不久，新穀上了倉，新米上了市，每個茅屋前整齊的堆成了龐大的稻草堆，一年的農事也就完了。

招弟那天送哥哥走後，正趕着農忙，小小年紀，也參加了這份工作。家裏人少手

少，田地雖不多，臨時雇請了兩個女工燒水煮飯，送茶送水，終日也是忙個不了。在農忙時候，她還不覺得什麼，農事一過，她開始難過起來。馬賣了，哥哥走了，『你，我，他，』只剩下一個『我。』沒有人來關心她，也沒有被她關心的東西，在小小坎上，第一次觸着了人間的『寂寞。』她同村子裏小伴在一起玩時，總愛問人，『你看到過我哥哥嗎？真看過嗎？他戴軍帽！』兵士當然得戴軍帽，她的意思，却是問人可會看到車富最末一次回家，綠色軍衣軍帽，穿戴一新那種樣子。這一次的會面：在她小心上保留了一個最鮮明最高貴的印象。

兩年以來，由呈貢區訓練開拔出去的壯丁，已約有二千人左右。開差時各個村鎮自然不免傳說鬧動了一下。可是時過境遷，除了最親切的家屬，還念念不忘這一批輾轉於前線的遠人安全，此外一切人心中，差不多都漸漸的把這件事遺忘了。在這個小小村子中，對於數千里外的戰事，真正感到關心，還老想把『你我他』三位一體似的連繫在一處，與這種戰爭不可分的，似乎就只有招弟一個人。



5000